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二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年三月

「弗」、「勿」拼合說新証

魏培泉*

過去有學者提出「弗」爲「不之」的拼合而「勿」爲「毋之」的拼合的說法，這個說法目前仍然有不少人持反對的態度。本文根據幾種互補分配的語法現象來補証「弗」、「勿」源自拼合。此外，我們認爲有些拼合說的反証並不一定是反証，是有理由可以解消的，本文相關的說明大約如下：其一，先秦有一些看似違例的「弗」、「勿」句例，其實並非眞正的違例；其二，「不」有時會用如「弗」，這不見得是「弗」爲拼合字的反証，有相當大的部分可以用避諱及語言兩項因素來加以說明；其三，隨著歷史的推移，「弗」、「勿」的見頻和功能有所轉變，乃逐漸混同於「不」、「毋」，使得「弗」、「勿」原有的使用限制逐漸的消失。

關鍵詞：拼合字　否定詞　上古漢語　傳世文獻　出土文獻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前言

過去有學者提出「弗」、「勿」含「之」的觀點，更有學者提出「弗」爲「不之」的拼合而「勿」爲「毋之」的拼合的說法。這樣的說法雖然言之有故，但是也有不少人持相反的意見。時至今日，這種兩極的對立仍然存在。本文支持拼合說，這裡藉著過去所忽略的幾個現象來加以論証。本文各節的內容大致如下：第壹節對前人之研究略作述評；第貳節是本文的主體，從幾種語法現象來補証「弗」、「勿」源自拼合；先秦有一些例子「弗」、「勿」的用法似乎違背通則，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們在第參節中對此有所辨析；「不」有時用如「弗」，有人即以此反對拼合說，在第肆節中，我們分別從避諱及語言兩項因素來說明「不」用如「弗」的由來；「弗」、「勿」雖然源自拼合，但是它的見頻和功能並不是沒有轉變的，第伍節即是描述我們對其演變的一個觀察；第陸節是本文的結論。

壹、前人研究概述

過去對「弗」、「勿」的主張大致可分爲兩派：一派認爲「弗」、「勿」相當「不之」、「毋之」，而「不」、「毋」只是一般的否定詞。其中有的更進一步，認爲「弗」爲「不之」的拼合而「勿」爲「毋之」的拼合。[1] 另一派認爲「弗」、「勿」並不等於「不之」、「毋之」（「弗」、「勿」和「不」、「毋」是否有別或者是怎樣的分別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以下把主張「弗」、「勿」含「之」的一派列作正方，反對的一派作爲反方。本節先對主要的正反意見略作一番陳述，同時對反對意見略作些評語；下一節則提出本文對正方的支持証據。

正方的主要意見如下：

---

[1] 本文（包括附表）中的「毋」除非有需要加以辨別時，一般是兼包「無」、「无」兩個字的，只是舉例時仍依原文的寫法。這三個字之異可能和上古漢語的方言有關，在本文中則視同一詞。這三個字在《廣韻》中雖然是同音字，不過在上古音卻未必同音。關於這方面的問題與其對本文論証的影響，可參考注30。

丁聲樹 (1933) 認爲「弗」、「不」用法的主要區別是在：「弗」字只用在省去賓語的外動詞或介詞之上；內動詞及帶有賓語的外動詞或介詞之上只用「不」不用「弗」。[2] 歸結其用法，得到如下的結論：

> 「弗」字似乎是一個含有「代名詞性的賓語」的否定詞，略與「不之」二字相當，「不」字則只是一個單純的否定詞。（丁聲樹 1933：991-992）

呂叔湘 (1955) 發現「勿」、「毋」的區別與「弗」、「不」的區別相類。大致而言，內動詞及帶有賓語的外動詞之上只用「毋」不用「勿」；省去賓語的外動詞或介詞多用「勿」少用「毋」。他的結論是：

> 「毋」與「勿」之用法不同，「毋」爲單純式，「勿」爲含代名詞止詞式，略與「毋之」、「毋是」相等。其區別與「不」與「弗」之區別平行，「毋」與「不」相當，「勿」與「弗」相當。（呂叔湘 1955：18）

Boodberg (1937, 1979) 的看法又更進一步，認爲「弗」是「不之」的「拼合」(fusion; contraction) 而「勿」是「毋之」的拼合。[3] Graham (1952) 也提出一些証據來証明「勿」是「毋之」的拼合。

以上丁、呂的說法可簡稱爲「本含說」，[4] Boodberg 和 Graham 的說法可簡

---

[2] 不及物動詞和形容詞過去有時被分爲二類，有時被併爲一類。本文則採用後者，因此本文的不及物動詞也包括傳統的形容詞。在引述前人的說法時，除非必要，術語仍按照原文。丁聲樹此文的外動詞也就是及物動詞，內動詞也就是不及物動詞。

[3] Boodberg（1937：337〔注10〕）說「弗」是「不」和「之」的「拼合」。Boodberg (1979：430-431) 不僅說了「弗」是「不之」的拼合，也還說了「勿」是「無之」拼合的結果。根據 Boodberg (1979) 內文編者注，這篇文章原先出版於一九三四年，由 Boodberg 自己出版，因此 Boodberg 對「弗」、「勿」爲合音的說法實際上至少在一九三四年就已發表。Kennedy (1954) 也追踵 Boodberg 而認爲「弗」、「勿」是拼合「之」的結果。其實遠在十九世紀，Gabelentz (1881：449) 就說了「勿＝無之」的話。不過這幾個學者並未如丁聲樹、呂叔湘、Graham 等那樣根據文獻給與較詳細的舉証。

[4] 其實丁聲樹和呂叔湘並沒有那麼明白指出否定副詞「弗」、「勿」本自含有代詞賓語，只是和拼合說相較，就只好以本含說名之。在《漢語史稿》中，王力倒是比較明確的指出這是上古副詞的形態變化，「弗」、「勿」是兼攝了代詞賓語的職能。他並不同意合音說，因爲他認爲合音如果只是指「不」、「毋」的全部和「之」的聲母，就不合上古合音的通例。不過王力這個反對意見也未必能夠成立。上古漢語的拼合字其實有兩類：一種是只取上字聲母與下字韻母，如「之於」併爲「諸」；一種是下字聲母附著於上字（上字爲陰聲字，是否有韻尾則視各家的上古擬音系統而定，如果有韻尾，這種合音當還伴隨有上字韻尾的脫落），如「何不」併爲「盍」。「弗」、「勿」的拼合即屬後者，而且這三個拼合的下字同樣都是之部字。

稱爲「拼合說」或「合音說」。「弗」、「勿」含「之」無論是該詞項本自具有或爲拼合所致，一樣都內含「之」，因此二者可以合稱爲「內含說」。爲了敘述的方便，以下把「弗」相當「不之」而「勿」相當「毋之」的規則稱作「丁呂通則」。只要例句中的「弗」、「勿」可以分別用「不之」和「毋之」來代換的就視爲符合「丁呂通則」，不能通過這個檢驗的就說是不合於「丁呂通則」。

對丁聲樹「弗」相當「不之」的這個說法提出有系統的反對意見者當以黃景欣 (1958) 爲第一人。主要的反對理由是：

其一，甲、金文的狀況並不符合丁呂通則，「弗」帶賓語的例子並不少；此外，漢以前的古籍中「弗」帶賓語的例子也不少。其二，在上述文獻中，「弗」也可以加在不及物動詞及形容詞之前。其三，和「弗」字句一樣，「不」字句也常常不帶賓語，不帶賓語是「弗」字句和「不」字句共有的現象。

他的結論是：在作爲否定副詞方面，「弗」和「不」用法是一致的，並沒有什麼區別。作爲否定詞，「弗」和「不」是有詞性的區別的；「弗」字是一個單純的否定副詞；而「不」字則是一個活動性較強的，具有多種詞性的否定詞，它可以作否定副詞，也可以作否定語氣詞。

自黃景欣以後，贊成內含說以及提出新証據來支持的人就少了，[5] 而反對者對「毋」、「不」和「勿」、「弗」的關係則又分成有區別及無區別兩派。無區別者可以不論，而認爲「毋」、「不」和「勿」、「弗」有區別的大約可分成兩派：其一派認爲區別在於語氣，另一派認爲區別在於語法。前者認爲二者之別在語氣的強弱，也就是「毋」、「不」弱而「勿」、「弗」強。[6] 持這種主張者如 Pulleyblank (1978)、 Dobson (1959：43, 1966) 等。[7]

認爲「毋」、「不」和「勿」、「弗」的區別在於語法的，其意見頗爲駁雜分歧。主要的意見略舉如下：

---

[5] 同意拼合說的如周法高 (1968)，自此以後支持者就少了。馮春田 (1984) 考察睡虎地秦簡，認爲按丁呂通則，「弗」大多符合，「勿」則沒有例外，只是他並沒有同意拼合說。大西克也 (1988) 則以馬王堆帛書的証據來支持「弗」含「之」的觀點，但對拼合說則仍持保留態度。

[6] 一般認爲傳統的傳注也主張分別是在於語氣之強弱的。爲了節省篇幅，這一方面的介紹及討論從略。

[7] 其他也認爲區別是在語氣強弱的如呂叔湘 (1955)、白恩姬 (1994)。前者雖認爲「勿」含「之」，但也認爲「勿」、「毋」有辭氣強弱之別。

Serruys (1974, 1981) 認爲甲骨文「不」所否定的動詞是用作表達狀態的、不及物的、被動的功能的；「弗」所否定的動詞是用作表達主動的、及物的、使成的功能的。[8]

Takashima (1988) 的看法和 Serruys 相近而又有所區別，他認爲甲骨文「毋」、「不」是「狀態的」(stative) 而「勿」、「弗」是「非狀態的」(non-stative)。區別主要並不在動詞，而在於整個句子和語境的搭配上。

何莫邪 (1992) 認爲「弗」意含「拒絕」(refuse to)，「沒能」(fail to)，「不」則爲平常的否定詞。[9]

高思曼 (1993) 認爲「弗」在深層結構中含有句法成分「不使」。[10]

羅端 (1992) 認爲金文「勿」、「毋」的區別在於：「勿」是祈使語氣，「毋」不是。主要理由是只見有「毋敢V」，未見有「勿敢V」。

何樂士 (1994) 的意見較雜。其中有一個意見，說「弗」表客觀的不可能性，而「不」表主觀的不可能性。這點和何莫邪的主張多少有些背道而馳。

以上反方所提意見除了黃景欣所提者可以稍待再予以辨正之外，其餘諸說的共同問題是主觀而難以驗証。其中還有舉証偏於一邊的，也還有可以找到反証的。

以何莫邪的說法爲例。他只照顧到「弗」，而沒照顧到「不」。「不」有相當多的例子也是可以如同「弗」那樣解釋的，對於這個困難何莫邪的解釋是「不」這樣使用的時候是「非標顯的」(unmarked)。但問題是「不V」可以和「弗V」作同樣解釋的並不在少數。其實V如果是動作動詞，「不V」也往往具有「拒絕」的含意；V如果是狀態動詞，「不V」也可能具有「沒能」的含意。如：

1. 秦兵**不功（攻）**而魏效降（絳）、安邑，（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2. 楚救**不至**，韓是（氏）大敗。（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

[8] 對於這幾種功能之間如何統一，是否以動詞本身來評判，Serruys 並不是說得很清楚。

[9] 參見何莫邪 (1992)。何莫邪 (1992) 一文爲何樂士譯，雖然中譯篇題看來和 Harbsmeier 一九八九年一未刊稿相當，但二文內容頗有出入。Harbsmeier 一九九三年又有一文，和一九八九年之文篇題相同，可能是據此修改者，只惜筆者尚未見及。

[10] 高思曼 (1993) 一文作者爲 Robert Gassmann，該文由何樂士翻譯。這個「不使」有時可以解釋爲相當「拒絕」，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與 Harbsmeier 的觀點有合符之處。只是此文的語意分析太過迂曲，難以令人信服。

我們認爲，一個否定句能否如何莫邪的解釋，問題並不在否定詞而在動詞。狀態動詞隱含終點的達成，以「不」來否定一個狀態動詞，往往也就是表示沒能達成原定的目標；動作動詞是可由主語控制的，以「不」來否定一個可控制的動詞往往也就是表示主語去控制一個行爲不讓它發生。即使是認知動詞，只要是能由主語控制的，以「不」來否定時就有可能具有「拒絕」的含意。如「視」、「聽」、「聞」、「見」都用在「不V」和「弗V」中，所搭配的否定詞雖然不同，但在意義上並沒有什麼差別。以「聽」來說，「不聽」幾乎都可以很適切的用拒絕聽從或聽事來解釋。例如：

3. 韓、魏**不聽**則秦伐，齊**不聽**則燕、趙伐，天下孰敢**不聽**。（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4.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論語・陽貨》）

此二例的「不聽」、「不見」可以說都是主語有意的拒絕，那麼這裡的「不」是否該說與「弗」功能相同？[11]

「弗」的用法有時也無法用「拒絕」或「沒能」來解釋。如：

5.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莊子・在宥》）

這裡問話者預設對方應當有答案，但回話者自認爲一無所知而不願回答任何問題，他的回答只是純然否定一個事實。

羅端 (1992) 的証據很難適用於金文以外的上古文獻（甲骨文相關之例少，可不論）。在其他上古文獻中，無論是傳世的或是出土的，「勿敢V」雖都少見但絕非罕見。如傳世文獻中至少有十餘次，出土文獻如睡虎地秦簡的《秦律十八種》就有4次之多。羅端 (1992：327) 解釋金文之所以沒有「勿敢V」，是因爲不能命令或祈使一個人「敢」或「不敢」。現在既然金文以外的文獻可以用「勿敢V」，那麼這個解釋便不成立。[12]

---

[11] 究諸先秦實際，「不V」具這種意涵的是常見的，如「不視」、「不聽」、「不言」、「不爲」等不是這種意義的反倒不多。如果「不V」也有許多例子都可以歸納到何莫邪爲「弗」所設定的範疇中，那麼要証明「弗」、「不」之別是如同他所說的恐怕是很成問題的。

[12] 其實就上古文獻的用法而言，「毋敢V」、「勿敢V」都用來表示「禁誡語氣」

對於反對「弗」字爲含有「代名詞性的賓語」之否定詞的學者而言，有一個問題是始終沒有解決的，那就是這些人對於如下的事實可以說一直沒能提出適切的解釋：「弗」、「勿」幾乎只在及物動詞或介詞的賓語有缺位的時候才能出現，而這個缺位恰好可以用「之」來回補；一個句子中如果不能解釋爲隱含一個賓語「之」，則幾乎不能用「弗」、「勿」，而只能用「不」、「毋」。

就算傳世文獻不盡可靠，但從以下出土文獻中「弗」、「不」的對比也可以証明以上所述爲實。[13]

6. ……有**弗能察**也。知（智）者**不能察其變**，（馬王堆帛書〈二三子問〉）
7. 律：取（娶）亡人爲妻，黶爲城旦，**弗智（知）**，非有減也。解雖**弗智（知）**，當以取（娶）亡人爲妻論。……解取（娶）爲妻，**不智（知）其亡**，審。……解**不智（知）其亡**，不當論。……解雖**不智（知）其請（情）**，當以取（娶）亡人爲妻論，（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

這個事實對「弗」、「勿」含「之」的假說是一個相當強的支持証據。除了這種証據之外，以下我們再提出幾個語言事實來補証這個假說。

貳、「弗」、「勿」爲拼合字補証

根據前人所提出的例証，無可諱言的，先秦文獻中或多或少是有一些例子並不符合丁呂通則，因此從共時觀點來說，先秦時期的「弗」、「勿」分別是「不之」和「毋之」的合音的假說便難以成立，但這並不即意謂著「弗」、「勿」在歷史上並非源自「不之」和「毋之」的拼合的。在本節中我們想以「弗」、「勿」和其他成分的共現關係來証明這個假說是可以成立的。

(prohibitive mood)，其中「毋敢V」這種用法尤其常見。這種用法的產生可能和如下「敢」字的用法有關：

1.不能治官，敢賴寵乎？（《左傳・成公15年》）

上古的「敢VP」常用來表示有所冒犯的謙辭或用於反問句，這其中多少意含著該行爲是不當的。既然「毋」、「勿」常用作禁誡，那麼用來否定「敢VP」以示阻止似乎也是自然的發展。

[13] 如果僅以傳世文獻爲據來論斷「弗」、「不」用法的不同，有時不無問題，因爲有些「弗」被改成「不」（參4.1節）。無論持何說者，對這個事實都不應忽略。

甲、金文及《尚書》中的現象與拼合說相牴觸是無可諱言的，因此且置一旁，在第伍節中我們會對此提出解釋，本節先陳述我們對先秦其他典籍的考察結果。

我們所考察的先秦典籍可分爲兩部分：[14] 其一是傳世文獻，所考察的包括先秦的各種主要文獻，但列入統計的則限於《詩經》、《周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儀禮》、《周禮》、《禮記》、《國語》、《論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商君書》、《管子》、《晏子》、《戰國策》等二十種古籍。[15] 其二是出土文獻（以下提到出土文獻時一般只指出土簡帛中所載的文書而不包含甲、金文在內），這一部分也還包括秦代的出土文獻。這一部分的考察範圍包括目前絕大部分的出土文獻，但特別著重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山東臨沂銀雀山、湖北雲夢睡虎地、湖北荊門郭店、河北定縣八角廊、甘肅武威磨咀子等地的漢墓及秦墓、楚墓出土的文獻。[16] 其他地區的出土文獻也視情況納入考察。本文選擇其中「弗」字

---

[14] 本文之作也利用「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因此只要是已建在該語料庫中的語料，本文的引例及統計基本上就根據這個版本。

[15] 其中有幾部書是否爲先秦作品在過去是頗有爭議的，如《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周禮》、《禮記》、《管子》、《晏子》、《商君書》等。其餘古籍是否各篇都是先秦所作也或多或少是有不同意見的。以今日出土的古書狀況看來，說這些書有傳寫訛誤或增刪的問題是適切的，如果仍沿襲疑古之風而全數視爲漢人所僞，就未免不合時宜了。有的書即使沒有出土的版本可供對照，僅依賴語言的標準就大可斷定非漢人所能僞，如《左傳》的語言保留了不少較古的句法，可以金文証之，這不是漢人所易於僞造的。《禮記》、《管子》這類彙集性的書或許夾雜有先秦和西漢的作品，但今日已難分辨，我們暫時把它和其他先秦作品併在一起處理。至於《公羊傳》、《穀梁傳》，也暫依漢人說法列作先秦作品。此外，在附表中傳世文獻的部分《孫子》、《老子》沒有統計，是因爲由出土的版本顯示，今本差不多都把「弗」改成「不」了，已經看不出「弗」、「不」的對比所在。

[16] 以下爲本文考察的主要出土文獻以及所根據的釋文出處：
馬王堆出土文獻：《老子》（甲、乙本）、《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以及《五十二病方》等多種醫書根據《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參）、（肆）（文物出版社，1980, 1983, 1985）。《周易》經的部分根據《文物》1984.3的釋文；易傳部分，〈繫辭〉、〈二三子問〉、〈易之義〉、〈要〉等篇根據一九九三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的釋文，〈繆和〉、〈昭力〉二篇根據一九九五年《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輯的釋文。其中易傳部分據聞在釋文方面仍有不少錯誤，但因原簡圖版仍未公佈，無以考定，因此統計不列表。《刑德》根據《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

出現頻率較高的幾種材料進行用法的統計，結果列入表六。

此外，爲了比較「弗」字的異時用法，我們對西漢的各種主要文獻也有所考察。

本節分成三小節，每一小節各提出一項証據來証明「弗」、「勿」原本是含有代詞「之」的。

2.1. 從「弗」、「勿」和前置代詞的搭配關係証「弗」、「勿」含「之」

本節打算指出一個過去所忽略的現象來証明「弗」、「勿」是來自否定詞和「之」的拼合的。

我們認爲，如果「弗」、「勿」是拼合所致，那麼如下的推演應是合乎理則的：上古漢語否定句的代詞賓語通常會移到動詞之前而接在否定詞之後，[17] 因此

銀雀山出土文獻：《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根據《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

八角廊出土文獻：《論語》根據《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儒家者言》根據《文物》1981.8的釋文；《文子》根據《文物》1995.12的釋文。

磨咀子出土文獻：《儀禮》根據《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

郭店出土文獻：簡本《老子》甲、乙、丙三本及包括簡本《五行》、《禮記・緇衣》等在內的一批文獻根據《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

睡虎地出土文獻：根據《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

江陵張家山出土文獻：《奏讞書》根據〈漢簡《奏讞書》釋文〉（一）、（二），《文物》1993.8。

以上諸地區出土的文獻中有的用「弗」較多，我們把它列在表六；有的用「弗」較少，就不列入統計表中（如《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各篇；銀雀山的《尉繚子》、《六韜》以及睡虎地的《語書》、《封診式》、《爲吏之道》等）。睡虎地的《日書》甲、乙種因爲解讀上比較成問題，暫時也不予計入。以上這些未列入表六的出土文獻所出現的「弗」用法違背丁呂通則的例子很少（參附錄一）。另外有些地區的出土資料文字量雖不甚少，但因爲文書的性質，否定詞出現的頻率較低，相對的導致「弗」字太少或者沒有出現，就置而不論了。如湖北包山楚簡。其他的資料如江陵張家山的《引書》、《脈書》、居延漢簡、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的漢簡、山東連雲市尹灣的漢簡等，因受資料的文字量或性質所限，「弗」字少見，不易從中理出一個規則來。

[17] 我們的先秦漢語有寬狹二義，除了少數不指自明的情況，本文通常用的是狹義，是指從《詩經》以至《呂氏春秋》的文獻所反映的語言，有時也包括秦代的出土文獻，這也是本文對各否定詞的主要考察範圍。至於廣義的則還包括甲、金文以及《尚書》。本文的上古漢語指的是先秦到西漢的作品中所反映的語言，下限本當只到劉向、揚雄的作品爲

如果「弗」真是「不之」的拼合而「勿」是「毋之」的拼合，那麼應可預期在「弗」、「勿」之後不應接有任何代詞，而「不」、「毋」之後應可接上除了「之」以外的其他代詞。至於其他的否定詞，應該可以接上「之」以及「之」以外的代詞。如果「弗」、「勿」不等於「不之」、「毋之」的拼合，那麼應可預期「弗」、「勿」後可出現的代詞當無限制，如同其他的否定詞一樣。[18]

如果這樣的推演可以接受，那麼就可以據此來考察文獻，然後再看看結果是否和預期相應。

根據以上的設想來進行考察。在列入統計的二十種先秦傳世典籍中，搭配「不」、「弗」、「毋」、「勿」、「未」、「莫」等否定詞的代詞賓語，除了代詞「之」以外，其分布狀況是符合上述的預期的。

考察的結果大致如下（詳細數據見表一到表四）：

「弗」、「勿」一般不後接代詞，後接「之」的只有少數幾個例子，且完全未見到有其他的代詞直接在「弗」、「勿」之後的。「弗之Ｖ」的例子在傳世典籍中總共只有10個，在出土文獻中也只有一例（例見附錄一）。

「不」後接其他代詞很平常，但是「不之Ｖ」的例子卻很少，在傳世文獻中只有3個（出土文獻中並未見到「不之Ｖ」的例子）。如：

8. 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貴**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墨子・天志下》）[19]

9. 其視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呂氏春秋・離俗》）

10. 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商君書・更法》）

但「不」接「之」以外的代詞卻很常見。例如：[20]

止，但有的書雖爲東漢人所編寫（如《漢書》），其中往往蒐集大量的西漢文書，因此就算有所改訂，總還有相當的部分是保留西漢文獻的原貌的，所以有時也視同西漢作品處理。

[18] 呂叔湘 (1955：18) 對「勿」含「之」也提出了相類的理由，只是說明很簡略。

[19] 本例有衍文的問題，「不之廢」的「之」孫詒讓以爲是衍文。

[20] 在先秦文獻中偶然也可以見到「不子Ｖ」的例子（如《呂氏春秋》有1例，《晏子》有2例），似乎「子」可以視如代詞而移前，但因不無傳寫改竄之嫌，因此可暫置不論。如：

1.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晏子・內篇諫下》）

此例《藝文類聚》卷八六引作「不若子」、「不逮子」，《文獻通考》引同。

11. 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莊子・知北遊》）
12.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
13.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左傳・哀公6年》）
14. 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呂氏春秋・權勳》）
15.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詩・擊鼓》）
16.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詩・黃鳥》）
17.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左傳・昭公元年》）

「勿」一般是直接動詞的，「勿之Ｖ」也只有2個（例見附錄一），未見搭配其他代詞的例子。

「毋」可以後接「之」以外的代詞賓語。[21] 例如：[22]

18.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詩・載馳》）
19. 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左傳・宣公15年》）
20.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莊子・庚桑楚》）

與「不之Ｖ」相比，就顯得「毋之Ｖ」比例較高，總共「毋之Ｖ」就有9個。其中《荀子》占了8個，而且都是「無之有」。[23] 如：

21. 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荀子・王霸》）
22.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荀子・解蔽》）
23. 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荀子・正名》）

---

[21]「毋」可以名詞組或動詞組爲賓語，以動詞組爲賓語的「毋」逐漸轉爲副詞。因爲「毋」後接動詞組本來就比「不」少得多，因此「毋」後接代詞賓語的例子就比較少。

[22]「毋」字句若又是焦點結構，「此」的用法就像一般名詞，有助詞「之」作爲輔助。如：
1.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呂氏春秋・節喪》）
2.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呂氏春秋・觀世》）
在表二的統計中這種例子仍然計入。

[23] 句式何以這麼受限制，說見下。

24. 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荀子・正名》）

25. 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戰國策・西周策》）

出土文獻中並未見到「勿之V」、「毋之V」的例子。

其他的否定詞如「未」、「莫」等在搭配代詞賓語上並無代詞類別的限制，[24] 而且「之」反倒是比其他的代詞都還常見。[25] 例如：

26. 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國語・晉語三》）

27. 孔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國語・齊語》）

28.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莊子・人間世》）

29.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總計這二十種傳世古籍，「不」、「弗」、「毋」、「勿」後接「之」的例子很有限。至於在搭配其他定指代詞方面，「不」並無限制，「毋」大致也沒什麼限制，而「弗」、「勿」是不搭配其他定指代詞的。如果暫時不考慮代詞「之」，我們會看到其他的定指代詞在「不」、「弗」、「毋」、「勿」後頭呈現「互補分配」(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的現象。也就是說除開「之」不論，「不」、「毋」可以搭配任何定指代詞，但是「弗」、「勿」卻不能搭配這些代詞。[26] 於是我們勢必要問：爲什麼「不」、「毋」之後允許這些代詞的移入，但「弗」、「勿」之後卻不允許這些代詞的移入呢？是否有什麼障礙阻止這些代詞移入呢？再轉而看「未」、「莫」之後代詞賓語的分布情形，顯而易見

---

[24] 有些見頻較低的否定副詞因爲這種賓語移前的例子較少，就比較難以觀察動詞前代詞的分布情形。以「未」爲例，在二十種傳世古籍中只見到「未吾V」1次和「未之V」2次。

[25] 過去主張「弗」含「之」的，想來多半是因爲看到「未」後可出現「之」而「不」、「弗」之後不出現「之」的這種對比的。我們現在以較全面的考察來証實這種互補現象的眞實性。

[26] 呂叔湘 (1955：18) 也約略提到「毋」後有「吾」、「我」、「爾」而無「之」的這個現象可作爲「勿」含「之」的反証。

的，這兩個否定詞在搭配定指代詞上並無類別的限制。[27] 更有趣的是：「之」雖難得與「不」、「弗」、「毋」、「勿」搭配，但在所有的定指代詞中卻是最常與「未」、「莫」搭配的。這怎麼解釋呢？假如說在上古漢語「不」、「弗」、「毋」、「勿」之後不接「之」是習慣性省略，那麼這個規則爲何獨獨對「未」、「莫」卻不適用呢？

「未」、「莫」之後的賓語「之」也不是不能省略的。以「未」來說，「未」搭配的及物動詞有的甚至也未見有「之」移前的例子，如有「未及」而無「未之及」。[28]

30. 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國語・周語中》）

即使在「未」之後有些動詞可以只搭配零賓語，但也還有不少動詞是需要搭配「之」的。因此我們不能以有些動詞與「不」之間未見插入「之」，就認爲「弗V」的「之」也是省略的。

代詞「之」是否省略也不是沒有限制的（可以參看4.2節的討論），因此對於「弗」、「不」後的「之」是習慣性省略的說法我們覺得說服力並不足夠。

我們認爲，上述問題的最好的答案其實還在於老說法，即：「弗」是「不之」的合音，「勿」是「毋之」的合音。

如上述，「不」、「弗」、「毋」、「勿」搭配「之」的例子是很少的，可姑置不論，而「不」、「弗」、「毋」、「勿」在搭配其他的定指代詞上大致呈現這樣的分布：「不」、「毋」搭配的定指代詞並無限制，而「弗」、「勿」並不能搭配任何定指代詞。

我們對這種分布的解釋如下：「弗」、「勿」不搭配定指代詞，是因爲二者各是「不之」和「毋之」的合音；「之」以外的其他定指代詞和「不」、「毋」的搭配並無限制，那是因爲只有「之」和「不」、「毋」併成「弗」、「勿」，而其他定指代詞仍原樣保存在「不」、「毋」之後。少數「不之V」、「弗之V」、「毋之V」、「勿之V」的例子只是演變過程的殘留現象（說詳下）。「未」、「莫」所搭配的定指代詞並無類別的限制，其中特別常見的「之」，卻

---

[27] 因文獻材料的限制，總難免會有幾個代詞未見實例。如指示代詞的例子就比較少，這在任何否定詞之後的情形都是一樣的。

[28] 這裡「未及」都是指後面沒有賓語的。在本文中除非特別說明，凡是寫作這種形式的都依此例。

正是罕與「不」、「弗」、「毋」、「勿」搭配者。這是因爲「未」、「莫」本不含有代詞「之」，因此和任何代詞都不會互相排斥。

根據以上「不」與「弗」、「毋」與「勿」的互補現象，即使不承認在先秦的文獻中「弗」、「勿」分別等於「不之」、「毋之」，至少也應該承認「弗」、「勿」在歷史上原是由「不之」、「毋之」合併造成的，否則便難以解釋這種互補現象是何以產生的。

至於何以有少數的「之」可以後接於「不」、「弗」、「毋」、「勿」之後，我們認爲可以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解釋。

從歷史角度來看，「不之V」、「弗之V」、「毋之V」、「勿之V」的存在不應是「弗」、「勿」拼合說的反証，反倒是可以視爲演化過程的一個殘跡。「不之V」、「弗之V」二式可視爲「不之」合併爲「弗」的過渡現象。演變過程可以示之如下：

「不之V」＞　「弗之V」＞　「弗V」

（連音變化）[29]　（「之」脫落）

這種演變首先是「之」的聲母影響了「不」、「毋」的韻尾而使之成爲入聲字「弗」、「勿」，[30] 然後因「之」脫落而使得「弗」、「勿」鄰接於動詞。[31] 這

---

[29] 呂叔湘 (1955：20) 也指出這種演變的可能性，儘管他基本上並不同意拼合說。

[30]「之」上古音聲母當爲 t-，而「不」、「弗」二字的元音當都是 ə，因此這樣的演變是可能的。但「毋」、「之」拼合爲「勿」就有問題。「勿」和「弗」一樣都是微部字，元音也當是 ə；在另一方面，中古音「毋」、「無」、「无」三字是同音字，在上古應都是魚部字，魚部字元音當爲 a。t- 附著於「毋」、「無」、「无」而成爲「勿」，在音理上不無問題。但是 Mudler (1959：251-253) 指出，「毋」字在上古和之部字有混同的現象（如和「母」通用），因此「毋」當原屬之部字（他同時也認爲「无」也當同「毋」）。假如這個看法爲是，以上的問題就未必構成困難。其一，從校勘上看，傳世文獻的「無」是由「毋」、「无」改寫來的例子往往有之，那麼原來和「之」拼合爲「勿」的有可能只是「毋」；其二，大西克也 (1989) 指出出土材料「毋」、「无」之用分作兩種情況：A類材料動詞用「无」，副詞用「毋」；B類材料無論動詞或副詞都用「毋」。我們可以從這種分布推知，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副詞終歸都用「毋」，如果在「毋」、「无」兩者中只有作副詞用的才能搭配移位的代詞，那麼也只有「毋」成爲搭配「之」的唯一選擇，而能否拼合出「勿」也就不再成爲問題了。

[31] 筆者有同事對「未」、「莫」何以不像「不」、「毋」一樣與「之」相併合感到疑惑。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許多角度來解釋，筆者以爲從上字的韻尾來尋求解釋也是一個可能的途徑。在今日上古音的擬音系統還沒有取得共識的情況下，要說出如「弗」、「勿」這種連音變化的條件自然不容易。現在可以指出的是，「不」、「毋」都是陰聲字，韻

裡所以會有一個連音變化的中間階段，是因爲我們認爲「之」的聲母前附與其韻母的消失不太可能同時發生。先秦「何不」併爲「盍」，但偶然也可以看到「盍不」的例子，情況正與此相類。雖然把這樣的演變方式叫做拼合可能多少會引起誤解，但因結果終究是兩字歸併爲一字，暫且還是沿襲這個術語。

「不之V」的存在，証明在「不」字句中，也如同其他的否定詞一樣，代詞「之」原本確實是可以移前的，並非只有留置原位或刪除兩種可能。

同樣的，「毋之V」、「勿之V」二式也可視爲「毋之」合併爲「勿」的過渡現象。至於「毋之V」爲何看起來較多，而且幾乎只限於「無之有」這個句式，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先秦由「毋之」轉成的「勿」已逐漸專用於祈使句（但大抵還維持著只搭配及物動詞的限制），[32] 而「無之有」的「有」因爲非動作動詞，比較少用於祈使語氣，就保持原來「無」、「之」分立的狀態。從文意看，例25的「無之扞」也有可能是非祈使句。因此就比例上看，「毋之V」的例子雖不算少，但其所以不併爲「勿」也還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從另一面看，「毋之V」的例子又可以作爲「毋」曾與「之」鄰接的歷史証據，因爲我們可將之視爲「毋之」轉化成「勿」時遺留下來的殘跡。

拼合說的合理性還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弗」、「勿」之後頂多也只允許「之」的存在，那是因爲「之」即使併入「弗」、「勿」之中，其原先占據該位置的歷史仍留下影響，阻止其他代詞進入；但是複贅的「之」既爲歷史的殘餘勢力，同時在指稱上也不相牴觸，因此偶然也還保存著。

比較本含說和拼合說，拼合說在解釋上有如下兩個優點：

（1）同樣是含「之」，拼合說對「之」這個語素如何進入「弗」、「勿」中可以交代得很清楚，本含說就需要相當迂迴的解釋。[33]

（2）拼合說可以適切的說明如「不之V」、「弗之V」這種例外是怎麼產生的，本含說要解釋這個過程卻不容易。

《商君書》只有兩個「弗」，看起來卻是丁呂通則的例外。「弗」後出現了提前的「我」，只是並不臨接於「弗」。例如：[34]

尾爲 -g 或零（視擬音系統而定），而「未」的韻尾本爲舌尖音，「莫」字爲入聲字，相對而言，「未」、「莫」的韻尾比較有可能成爲「之」的聲母 t- 併入的阻礙。

[32] 搭配 VP 的「毋」原本是祈使語氣或非祈使語氣都可使用。

[33] 呂叔湘 (1955：24) 雖認爲「勿」含有「之」，但卻又說是由辭氣之強弱轉來。這個說法的困難請參看5.3節。

[34] 這個例子中的兩個例句在表五中是歸入C1欄下的。此例還有異文，《太平御覽》卷六三

31. 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眾不敢勝其主；（《商君書・畫策》）

這個例子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弗」的用法和丁呂通則牴觸；其二是代詞賓語的這種提前方式在上古漢語中罕見，例子中的「我」雖經提前，但並未移到否定詞後，而只介於助動詞和動詞之間。[35] 這個例子「弗」後接的代詞雖不是「之」，和上述的通則相違，但是其產生的原因倒是可以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解釋。我們可以說，在《商君書》作者的時代，雖然「弗」等於「不之」的規則已失去，但是「之」原先占據「不」後位置的歷程仍發生作用，阻止其他代詞的移入，導致本例的「我」只進行了不完全的提升。[36] 因此這個例子從一方面看起來像是上述通則的反証，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卻又是支持拼合說的証據。

除了上述的這二十種古籍，在其他的上古漢語典籍中，如果同時使用「不」、「弗」、「毋」、「勿」、「未」、「莫」等否定詞的，其分布狀況也大抵合乎這個通則。在我們所考察的上古漢語典籍中，即使包括僞託的古籍，一般在「弗」、「勿」後都不見用「之」以外的代詞。[37] 唯一的例外是《孔子家語》，「弗」後出現了第一人稱代詞三次。例如：

32. 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孔子家語・在厄》）

33. 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孔子家語・觀周》）

《孔子家語》一向疑爲後人僞託，這種例子正好可以作爲該書至少有部分是後人所託之一証。

出土簡帛文獻中的代詞賓語提前的實例比傳世文獻少得多，可考察的例子太有限，因此本文並不另外列表，事實上例外也罕見。

八引《商君書》則作「然民雖有聖智，弗敢謀；有勇力，弗敢殺」，未見有代詞賓語。

[35] 代詞沒有緊貼在動詞後還有其他的例子，可參看周法高 (1968)。

[36] 先秦還有幾個例子也是這種不完全的移位，其成因就得另尋解釋。如「未始」、「未嘗」有3個例子代詞賓語只移到「始」、「嘗」之後而不在「未」和「始」、「嘗」之間，這可能是因爲詞彙化的緣故。其餘的例外目前還沒有很好的解釋，其中有的可能是因傳寫之誤。如果不是因傳寫之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種句式的使用時期是處於代詞賓語移位規則正在流失的過程中，因而造成異常的移位。

[37] 中古及中古以後的典籍則不在此限，其中我們也看到幾個「弗」、「勿」後用「之」以外的代詞之例，因非關研究範圍，例句從略。

時間再往前推。在甲骨文中，沒有如「未」、「莫」這種否定詞可供對比，「毋」後接動詞的例子也不多，暫可不論。但「弗」、「勿」搭配提前的代詞賓語也未見其例；「不」可鄰接定指代詞，但仍未見搭配「之」的。西周金文雖材料有限，但如同先秦通例，「弗」、「勿」並不鄰接代詞，「不」、「毋」可鄰接代詞，但其中並不包括「之」。例如：

34. 帝不我其受佑。（《前》6.58.4）

35. 毋女又閑。（《同簋》）

2.2. 從「弗」、「勿」與其他名詞性詞語的互斥現象証「弗」、「勿」含「之」

上古漢語的代詞「之」一般是作爲動詞或介詞的賓語，[38] 指代上的主要功能爲複指句外的前行詞，[39] 也能指涉語境中雙方都能意會的對象。在上古文獻的用例中，「之」不用作複指代詞的比例甚低。[40] 按照語言的通則，一個單賓動詞不能同時擁有兩個賓語。因此可以如此斷言：在一個句子中，不可能在賓語「之」之外又出現另一個賓語，或者出現與賓語有同指關係的指代性副詞。也因此如果「弗」、「勿」含「之」的假說成立，那麼應可預期含「弗」、「勿」的句子當與賓語或上述的副詞是互斥的。我們就依據這樣的前設來進行考察，結果發現「弗」確實是和上述的這種詞語互斥的，大致符合我們的預期，因此可以說「弗」爲「不之」的假說又得到一個有力的支持。因爲語料的限制，這種互斥現象比較不易在「勿」上加以証實。

以下是我們在先秦文獻中所觀察到的事實：

2.21. 疑問代詞賓語和「弗」的互斥現象

先秦疑問代詞賓語可以移到「不」前。如：

36. 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傳・僖公4年》）

---

[38]「之」有時也可指代補語，參3.1節。

[39]「之」可複指主題，但這裡所指的句子範圍並不包含主題在內。

[40]「之」有時似乎也用作「虛指」(non-referential)，可能主要是填補音節或使不及物動詞和名詞及物化。

37. 以強下弱，以何國不克。以貴下賤，何人不得？以賢下不宵（肖），……（馬王堆帛書《經法》）

38. 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韓非子・說林上》）

在「弗」字句中從來沒有發現這種移位。在上古漢語中，「弗」前的疑問代詞只能是狀語或主語。如：

39. 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左傳・文公13年》）

40. 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於下，誰弗載？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淮南子・繆稱訓》）

前例「何」爲問因的狀語，後例「誰」爲主語。

我們對於上述現象的解釋是：因爲「弗」已含有一個複指的賓語「之」，不能同時又擁有一個疑問代詞賓語；「不」是個單純的否定副詞，因此在搭配疑問代詞賓語上並不受限制。

在一個句子中，疑問代詞如果只是介詞的賓語，對動詞和其賓語的共生關係並不構成任何影響，因此這種句子的動詞仍可帶賓語「之」，相應的這種句子的疑問代詞對含「之」的「弗」的出現也並不構成阻礙。如：

41. 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戰國策・燕策二》）

此例「何」只是介詞「爲」的賓語，對「弗」的出現並不構成阻礙。

「弗」含「之」的假說可以很適切的解釋上述現象。不過因爲上古漢語疑問代詞賓語和否定詞在同一句中共現的例子並不多，而且採用其他否定副詞的例句也沒有什麼疑問代詞賓語移位的實例，難以反映其移位是否有限制，因此還可以說「弗」與疑問代詞賓語的互斥其實只是機率問題而非真是一種限制。但即使不提這個証據，也還有以下的証據可以支持我們的觀點。

2.22. 關係代詞「所」和「弗」、「勿」的互斥現象

上古漢語關係代詞「所」可以指代動詞的賓語或補語，[41] 也可以指代介詞的

---

[41]「所」以指代賓語爲常，但也可指代補語。如：

1.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莊子・達生》）

此例「遊」是不及物動詞，「所」指代處所補語。「所」既可以指代動詞的補語，而動詞也可以同時帶有賓語和補語，因此理論上在含「所」的例句中動詞後頭也還可保有賓語或補語。只是就實際而言，當「所」字句動詞的賓、補語共現之時，指代賓語的通常是「所」，而位在動詞後的是補語。如例45的「所不安於上」、「所惡於下」。

賓語。「所」的位置總是在動詞或介詞之前。一個句子如果有否定副詞的話，「所」也總是位在否定副詞之前的。以「所」的功能和位置爲據，如果「弗」是含「之」的，我們應可預期「弗」不會和指代賓語的「所」在一句子中共同出現，因爲一個單賓動詞只能有一個賓語，所以當「所」指代單賓動詞的賓語時，該動詞不能同時又有代詞賓語「之」，含「之」的「弗」自然被排拒在外。下例中「弗」、「不」的用法可以爲証。

42. 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國語・周語下》）

43. 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變者，則**弗行**也。（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

依此理來考察文獻，結果大致如同預期。先秦幾乎沒有「所弗V」，而「所不V」常見，「所未V」也有一些例子。如：

44. 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左傳・襄公21年》）

45. **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禮記・祭統》）

46. 倚物變怪，**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荀子・儒效》）

47. 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呂氏春秋・務本》）

「所弗V」只有一個例子。如：[42]

48. 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呂氏春秋・不苟》）

我們並不否認先秦「弗」原有的功能已有所轉化的事實，因此這個例外可以解釋爲「弗」字在轉變過程中造成的。然而就通例而言，「所」和「弗」是互斥的。

「所毋V」雖罕見，例子卻還是有的，例如：

---

[42] 在秦律中也有一個疑似的例子。如：

1.葆子以上居贖刑以上到贖死，居於官府，皆勿將司。**所弗問**而久繫之，大嗇夫、丞及官嗇夫有罪。（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

這個例子疑有斷句的問題。上古另外有《尚書・牧誓》「爾所弗勖」和《漢書・西域傳》「五伯所弗能爲也」兩例當也是例外，這兩例也應算是「弗」功能演化的結果。

49. 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管子・禁藏》）

但「所勿V」卻是一個例子也沒有。

關係代詞「所」若只是介詞的賓語時，是否如同疑問代詞，對「弗」、「勿」的出現與否也不構成影響呢？可能是資料的限制，從先秦到西漢，「弗」和「所以」這類詞語共現的例子我們只見到一例。如：

50. 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史記・魯周公世家》）

與2.21節合觀，「弗」、「勿」和指代賓語的「何」、「所」不相容而「不」、「未」無此限制，這一點可以証明「弗」、「勿」中含有一個賓語。假如「弗」、「勿」如同「不」、「毋」只是個單純的否定詞，不含有一個代名詞的賓語，則不應有此限制。

2.23. 焦點賓語和「弗」、「勿」的互斥現象

先秦賓語可以提到「不」、「毋」、「未」之前表示焦點，卻未見到提到「弗」、「勿」之前的。如：

51.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左傳・隱公11年》）

52. 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患之至也。（《左傳・僖公15年》）

53. 吾斯之未能信。（《論語・公冶長》）

54. 君惟人肉未嘗。（《韓非子・難一》）

55. 唯亂國之無過。（《左傳・昭公12年》）

這種互斥現象理由很簡單，就是一個單賓動詞不能同時兼有一個名詞組賓語和一個代詞賓語。

2.24.「自」、「相」和「弗」、「勿」的互斥現象

上古漢語「自」、「相」總是緊貼在動詞之前，可以歸作副詞，但又兼具有代詞性。

「自」有兩種用法：一種用法是「自」表示主語自主，動詞可以是及物或不及物動詞；另外一種用法是「自」相當反身代詞。在第一種用法中，及物動詞可

以帶賓語，但這個賓語和主語不同指。如：

56. 民自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板》）

57. 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禮記・表記》）

及物動詞也有帶零賓語而和主語不同指的。如：

58.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莊子・天道》）

例58中諸「不」字句動詞的賓語都隱而未現，但可以看出來和主語爲不同指。

和本文討論相關的是「自」相當反身代詞的用法。例如：

59.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駢拇》）

60. 寧信度，無自信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61. 黃帝曰：「吾身未自知，若何？」對曰：「后身未自知，……。」（馬王堆帛書《十六經》）

這種例子可以分析爲含有一個零賓語，和主語同指。

反身的「自」既含指一個與主語同指的賓語，如果說「弗」、「勿」含「之」之說成立，那麼應可預期「弗」不可能和反身的「自」並存。怎麼說呢？因爲反身的「自」既含指一個與主語同指的賓語，而「之」只能指句子之外的前行詞，是不能和主語同指的，單賓動詞是不能同時兼有反指主語及不反指主語的賓語的。[43] 在另一方面，「不」、「毋」、「未」並不含有「之」，因此可以預期可以和反身的「自」共存。我們依此理則來進行核驗，果然証實反身的「自」可以和「不」、「毋」、「未」共現（如例59至例61），卻未發現「弗」、「勿」和反身的「自」共存的例子。「弗自V」、「勿自V」也並不是沒有例子，但是這種句式中的「自」並不是表示反身的。如：

62. 故法君爲官求人，弗自求也。（馬王堆帛書《九主》）

63. 曹羈諫曰：「諫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公羊傳・莊公24年》）

---

[43] 同樣的，我們應也可預期提前的定指代詞和反指的「自」是不能並存的。上古文獻一般是遵守這個原則的，只有《尚書》中有一個例子可能是例外。如：

1.不印自恤。（《尚書・大誥》）

「印」字傳統的解釋是「我」。只是如果此例的主語不指涉第一人稱，則「自」即非反身用法，此例也就不能算是例外了。

以上二例「自」都不是反身用法。如「君勿自敵」可分析爲：

64.〔君i＋勿j＋自＋敵＋__j〕

例中的「勿」可以分析爲含有「之」，零賓語是「之」移走後所留下的遺痕。

「相」的功能相當互指代詞，在它所修飾的動詞之後如果不帶名詞組，可以視爲隱含了一個反指主語的賓語。例如：

65.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墨子・兼愛上》）

66. 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公羊傳・隱公3年》）

67. 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眾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管子・輕重乙》）

有時動詞之後也可帶名詞組（這個名詞組多爲雙賓動詞的保留賓語），例如：

68. 諸侯不相**遺俘**。（《左傳・莊公11年》）

69. 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禮記・內則》）

70.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禮記・曲禮上》）

71. 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左傳・成公12年》）

這種例子中的名詞組雖和主語不同指，但句中隱含有一個與主語同指的零代詞。如上之例可分析爲：

72.〔NP i＋不＋相＋V＋__i ＋N〕

在先秦，因爲「之」僅能複指句外的前行詞，因此如果「相V」的V是單賓動詞，「之」就不能在此式中出現。[44] 如果「弗」、「勿」含賓語「之」，而「相」相當一個反指主語的賓語，那麼在動詞爲單賓動詞時，一個合理的結論就是「弗」、「勿」和「相」不能並存。在先秦文獻中，「不」、「毋」、「未」可以搭配「相」（如例65至例67），但「弗」、「勿」通常不搭配「相」，和這個假定吻合。下一個例子表面上看似例外：

73. 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墨子・號令》）

此例「盜」是雙賓動詞，動詞後可以有個直接賓語（如前文的「錢金、布帛、財物」），還可以有個間接賓語。現在的問題是，「盜」後並不接有形的賓語，因此「相」所指代的便有可能是直接賓語或者是間接賓語。就一般的情況而言，當

[44] [NP＋自＋V＋[其＋NP]]的「其」是可能複指主語的，但「相」並無相應的格式。

「NP＋相＋V＋NP」的動詞是雙賓動詞時，「相」指代的是間接賓語，保留在動詞後的名詞組是直接賓語，所以我們也可認爲上面這個例子的情況是同樣的。在這個例子中，「相」所指代的相當「盜」的間接賓語，那麼應還有一個直接賓語。既然這個直接賓語指涉的即前句的「錢金、布帛、財物」，那麼這個直接賓語應有可能是「之」，[45] 按照先秦語法，在否定句中的「之」可以移前，因此此例「勿」相當「毋之」仍是說得通的。由此看來，這個例子也還不能算作「勿」用法的例外。[46]

2.3. 從「弗」、「勿」和動詞的搭配狀況來証「弗」、「勿」含「之」

先秦有一種動詞可以有不及物和及物兩種用法，而語義也隨之區別。因此如果「弗」、「勿」內含代詞「之」，那麼當「弗」、「勿」與這類動詞搭配且動詞後又不見有賓語時，我們應可預期其所搭配的動詞只可能是及物的而不會是不及物的。上述的這類動詞又可分爲作格動詞及名謂詞兩類，本節就是主述我們對「弗」、「勿」和這兩類動詞的搭配所作的考察結果。

2.31.「弗」、「勿」搭配作格動詞

先秦有一類動詞，既是不及物動詞，又可以後接名詞性賓語而構成使動或意動。以下爲了方便陳述，我們把這類可以有使動或意動用法的不及物動詞通稱作「作格動詞」(ergative verb)，當這類動詞用作使動和意動時則稱爲使成動詞。[47]

---

[45] 從另一方面看，即使不在「相V」句中，一般「盜之」的「之」指代的就是直接賓語。

[46] 呂叔湘 (1955：19-20) 在討論例外時也討論到本例和例63，指出這兩個例子的「自」、「相」和「勿」不相衝突。只是他在前面証明「勿」含「之」的時候並沒有提到「自」、「相」，或許只是隱約想到「自」、「相」和「勿」是互斥的而未進一步推擴開來。

[47]「作格動詞」是有的學者用來稱呼兼有及物和不及物用法的動詞的，其中及物用法是表示「使成」(causative) 的。作格動詞作不及物動詞用時，主語的語意角色爲「客體」(theme)；作及物動詞用時，主語則是因使成化而增加的新論元，即「肇始者」(causer)，「客體」此時則轉作賓語。爲了敘述的方便，我們這裡把意動用法也視爲使成，因此本文把使動用法和意動用法的作格動詞都稱作「使成動詞」。這樣的使成動詞是廣義或擴充義的。使動用法是外在行爲的使成；意動用法則可視爲心理的或內在行爲的使成，是一種延伸義的使成。有的動詞在讀音上有聲母或四聲的區別（如「治」、「敗」），因此可以視爲二詞，不過本文暫且不作這種區別。

既然作格動詞在不接「之」的時候保持爲不及物動詞，接「之」的時候就成爲使成動詞，那麼我們應可預測如下：如果先秦「弗」、「勿」含有代詞賓語「之」，那麼當時「弗」、「勿」所搭配的作格動詞應該都是使成動詞，且其隱含的賓語是相當「之」的；如果「弗」、「勿」不含「之」，那麼作格動詞便不應用作使成動詞。

以下是我們在文獻上對這個預測的考核結果：

2.311.「弗」搭配作格動詞

我們考察先秦文獻，發現「弗」所搭配的作格動詞果然幾乎都是用作使成動詞的，[48] 同時其隱含的賓語也相當「之」，罕有例外。[49] 這也就是說，「弗」字差不多可以保証其所搭配的動詞爲使成及物動詞，而且其隱而未見的賓語就相當一個代詞「之」。更確切的說，這些在「弗」後的動詞一般相當於「使之Ｖ」、「以之爲Ｖ」的（這裡的Ｖ是不及物的）。相對於此，在先秦語料中和「不」搭配的作格動詞雖然也有用作使成動詞的，但以用作不及物動詞爲占絕對多數。

在我們所考察的傳世及出土文獻中，「弗」所搭配的作格動詞用作使成動詞的有「止」、「已」、「出」、「入」、「去」、「行」、「進」、「退」、

---

[48]「弗」字句中的作格動詞傾向於作使成動詞並非筆者的新發現。高思曼 (1993) 也觀察到「不」和「弗」在區別動詞的及物性上，往往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傾向。他認爲「不」的結構可以解釋爲不及物的或及物的，而「弗」的結構可以解釋爲使動的。他不但把「弗」的這種使成功能用在作格動詞的說明上，而且還發展出一套相當曲折抽象的解釋，從而連「聽」、「許」這種及物動詞也可以包括在他重新定義的使動中（他認爲「弗」在深層結構中爲「不使」，說已見第壹節）。他並不認爲「弗」字句的使動解釋和代詞賓語密切相關，而是由「弗」造成動詞應被解釋爲使動結構的一成分。不過筆者覺得他的說法至少有兩點並未釐清：其一是他的使動意義過於抽象，結果造成難以理解或証誤的局面，我們對於這種使動意義是否可以適用在其他的及物動詞上抱持相當的懷疑；其次是「弗」爲什麼具有使動功能而且隱含著「之」的這個問題並未受到正視。此外，也有學者在對特定語料的研究上也觀察到「弗」的使成功能。如何樂士 (1994：103-104) 在《左傳》中也發現有的動詞在「不Ｖ」中表示不及物動詞，在「弗Ｖ」中則表示使動或意動用法（舉了「亡」、「義」爲例）。Serruys (1981) 也提到甲骨文中「弗」有使成功能。上述諸家雖都觀察到「弗」有使成功能，但並未因此而支持拼合說。我們這裡則以較全面的考察來証明「弗」字句是需要設定內含一個「之」才能說明它的Ｖ何以必須解釋爲使成動詞，從而証明「弗」相當「不之」是可以接受的說法。

[49] 少數的例外列舉於附錄一。

「卻」、「離」、「發」、「復」、「移」、「徙」、「遷」、「馳」、「驅」、「歸」、「嫁」、「仕」、「通」、「達」、「改」、「變」、「易」、「渝」、「震」、「遂」、「終」、「盡」、「絕」、「成」、「定」、「治」、「破」、「損」、「毀」、「滅」、「敝」、「敗」、「病」、「傷」、「斃」、「啓」、「存」、「亡」、「塞」、「斂」、「勤」、「勸」、「除」、「生」、「活」、「失」、「隱」、「息」、「溺」、「廢」、「費」、「盈」、「備」、「戢」、「亟」、「兌」、「說（悅）」、「煩」、「惑」、「厭」、「必」、「詭」、「久」、「始」、「是」、「非」、「利」、「害」、「仁」、「義」、「同」、「異」、「美」、「好」、「重」、「篤」、「強（彊）」、「別」、「殊」、「熱」、「貴」、「常」、「安」、「虛」、「明」、「肥」、「專」、「周」、「正」、「闕」、「衰」、「損益」等。[50]

在含有以上這些使成動詞的「弗」字句例中，「弗」都可以分析爲隱含一個賓語，且相當代詞「之」。在先秦文獻中，「弗」搭配作格動詞通常爲使成用

---

[50] 這裡把在「弗」、「勿」句中用作使成動詞的列舉出來，一方面是讀者可以依此來核對附表以評斷其是非；另一方面是作格動詞和一般及物動詞的區辨有時侯並不是很清楚，每個人的認知不一定相同，如果不一一舉出，那麼讀者可能會因不明筆者的統計基礎何在，而構成評斷上的另一重障礙。作格動詞和一般及物動詞的區辨問題並不很單純，因爲二者在句法上有時也有平行之處。如：

1.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禮記・大學》）

2.王棄薛公，身斷事。**立帝**，**帝立**；**伐秦**，**秦伐**；謀取勺（趙），得；功（攻）宋，宋殘。（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例1中的「脩」一般會歸入及物動詞，只是當句中施事不出現時，受事可以提前爲主語（有的學者稱之爲受事主語句），因爲句中只出現一個論元，因此和作格動詞「誠」、「正」、「齊」、「治」、「平」的不及物用法句法平行。例2中「立」是作格動詞，而「伐」或許會被歸入及物動詞（在《公羊傳》的何休注中有「讀伐長言之」之語，因此「伐」也許原本是以是否及物動詞來區別讀音，這點暫且不論）。有的動詞是否及物的比較沒有爭議，但有的動詞並不容易斷定原本是否不及物動詞，因此當只有一個論元出現在動詞前時，這個動詞是應視爲受事主語句的及物動詞，還是不及物用法的作格動詞，並不很容易決定。如「失」應歸爲不及物動詞還是及物動詞還是應兼跨兩類恐怕是見仁見智的。

法，但在「不」字句中，作格動詞常常只是用爲不及物動詞。[51]

在我們所考察的傳世文獻中，有不少作格動詞可以同時出現在「不V」和「弗V」的格式中。[52] 其中有些作格動詞用於「弗V」、「不V」二式中詞性是嚴格對比的，即在「弗V」式中爲使成動詞，在「不V」式中仍保持爲不及物動詞；[53] 有的對比並不怎麼嚴格，在「弗V」式中爲使成動詞，在「不V」式中有時也用作使成動詞。[54] 因爲事實上過去有不少「弗」字被改易爲「不」（參4.1節），我們對於「弗」和「不」有時對比不嚴格並不感到意外。但無論「弗V」、「不V」二式的對比是否截然，單就「弗V」而言，V作爲使成動詞是鮮有例外的。以下以幾個對比例爲証：[55]

74. **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心大窮矣。（《戰國策・秦策三》）

75. 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呂氏春秋・應言》）

由此二例，可以看到「不破」的「破」是不及物動詞，而「弗欲破」的「破」是使成動詞。

76. 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墨子・公孟》）

77. 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戰國策・燕策一》）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作「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弗利**而執（勢）爲者，以不信秦王也。」

---

[51] 作格動詞搭配「弗」、「勿」而用爲使成動詞的數目在表五到表七中列在B項，例外者列入D項。違例的例句另列舉於附錄一中。

[52] 除非特別指出，這一節裡的「弗V」和「不V」都是指V後不帶賓語的例子。有一些作格動詞出現在「弗V」式中，用爲使成動詞，但同樣的動詞在「不V」中卻沒有實例可供比較，因此無法明確指出對比的情況。

[53] 相同的動詞如果出現在「不V+NP」式中，也都是作使成動詞用。

[54] 理論上當動詞爲作格動詞時，「弗V」數都應解釋爲使成，「不V」都應解釋爲非使成。就實際的例句而言，「弗V」這一方幾乎都是解釋爲使成的；而「不V」這一方則視動詞而定，有的動詞只見到非使成用法，有的則兼有使成與非使成用法。情況所以如此複雜，因素非一，理由可參考第肆節。

[55] 這裡的「不V」是包括「不能V」、「不敢V」、「不欲V」等的，「弗V」仿此。

比較上例中的「不利」和「利之」、「弗利」，只有「利之」、「弗利」爲意動用法。[56] 在先秦傳世文獻中「弗利」共出現6次，都是意動用法。[57]

78. 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79. 主失立（位）則國芒（荒），臣失處則令**不行**，（馬王堆帛書《經法》）

80. 堯有天下之時，詘（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四。（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

以上「不行」的主語是受事，「弗行」的主語則爲施事。在先秦傳世文獻中，「弗行」共出現15次，都是使成用法。[58]

81. 毋伻（狎）其所居，**毋猒（厭）其所生**。夫唯**弗猒（厭）**，是以**不猒（厭）**。（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59]

82. 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皆樂誰（推）而**弗猒（厭）**也，（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60]

---

[56] 有幾個動詞在「弗V」中只用作意動而不用作使動。除了「利」之外，他如「是」、「貴」、「重」、「美」等都是。如：

1.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韓非子・顯學》）

2.此其請（情）美才（哉）闌（爛）乎，先王之目非**弗美**也，……裘、封、營、瑩□臺華槃，先王非**弗美**也，然而左右之人縵帛之衣，…（馬王堆帛書《明君》）

[57]「利」後接名詞組就可能有兩種解釋：一爲意動用法；一爲動詞帶補語，相當「利於NP」。前者如例1，後者如例2。例3可証明例2「利」後的名詞不是賓語。

1.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戰國策・西周策》）

2.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墨子・天志下》）

3.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墨子・天志中》）

[58] 有兩個例子被認爲只是不及物動詞，但我們認爲是用作使成動詞。說見3.33節。

[59] 甲本「以不厭」三字殘脫；王弼本後二句作「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傅、范二本作「夫惟無厭，是以無厭」。今本可說都沒有「弗」、「不」的對比。高亨 (1996：182) 引朱謙之說，認爲上「厭」字當讀入聲，下「厭」字當讀去聲。今以「弗」、「不」語法上的對比來看，這種分別似無必要。「厭」字在此似皆爲「壓抑」之義，可以視爲兼有不及物和使成用法的作格動詞，「夫唯弗厭，是以不厭」就相當白話的「就因爲不壓抑它，所以就沒有受到壓抑」（現代漢語「壓抑」是及物動詞，用法的不同應是演變上的問題）。如果認爲「厭」字是及物動詞，對「厭」字不需分作二讀的說法也不構成問題，「是以不厭」可視爲受事主語句，和「夫唯弗厭」的施事主語句仍成對比。

[60] 此例前二句甲本和乙本互乙，但第三句「弗」所作無異。今本三個「弗」皆作「不」。

83. 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左傳・昭公12年》）

在以上這組例句中，「害」、「厭」用在「弗」後還是用在「不」後意義有對比。[61]「弗害」是「不以爲害」，「弗厭」是「不壓抑它」；「不害」是「不受害」，「不厭」是「不受壓抑」。

84. 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左傳・昭公16年》）

85. 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呂氏春秋・驕恣》）

86. 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欲（故）生**也。（《禮記・王制》）

87. 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莊子・天道》）

在以上這組例句中，「義」、「成」、「生」用在「不V」中爲不及物動詞，在「弗V」中爲使成動詞。

88. 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莊子・齊物論》）

89. 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今椒舉娶於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國語・楚語上》）

「不是」的「是」是不及物動詞，而「弗是」的「是」是意動用法。

90.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

91.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四十四章）馬王堆帛書二本同。

在以上二例中，「辱」在「不V」中相當被動，義爲「不受辱」；在「弗V」中爲使動，義爲「不使受辱」。

92. **弗同**而**同**，舉而爲同。**弗異**而**異**，舉而爲異。弗爲而自成，因而建事。（馬王堆帛書《稱》）

---

[61] 在先秦的諸例中，「不害」和「弗害」的對比並非截然，「不害」有時也用如「不以爲害」。

93. 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荀子・正論》）

以上「同」、「異」在「弗同」、「弗異」中是使成用法，但在「不同」、「不異」中則不然。

94. 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左傳・昭公31年》）

95. 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國語・周語中》）

「亡」在「弗亡」中爲使成用法，在「不亡」中則不然。

2.312.「勿」搭配作格動詞

在先秦，「勿」如同「弗」，無論所搭配的動詞是否爲及物動詞，該動詞都當作及物動詞解，而且該句也當分析爲隱含有一個代詞賓語「之」。與此相對的，「毋」搭配及物動詞時，並不能分析爲含有「之」；搭配不及物動詞時，動詞並不轉爲及物動詞。[62]

作格動詞搭配「勿」而成爲使成動詞的也不少，如「出」、「入」、「行」、「動」、「止」、「已」、「罷」、「驅」、「復」、「通」、「廢」、「變」、「更」、「易」、「盡」、「遂」、「失」、「敗」、「傷」、「壞」、「斷」、「陷」、「湛」、「沒」、「喪」、「生」、「睞」、「泄」、「勞」、「亟」、「滿」、「濫」、「羨」、「亂」、「怪」、「懼」、「厭」、「煩」、「辱」、「恒」、「常」、「利」、「專」、「輕」、「重」、「同」、「異」、「高」、「彊」、「周」、「正」、「鹵莽」、「滅裂」、「益損」等。以上這些使成動詞所搭配的「勿」都可以分析爲隱含有一個賓語，且相當代詞「之」。例如：[63]

96. 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左傳・僖公21年》）

97.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左傳・昭公18年》）

---

[62] 先秦「毋＋V＋O」式如同「勿」字句常用於祈使句中，但「毋＋V」通常只用如「無所V」或「無N」（如「無知」、「無服」、「無易」）。因爲「毋＋V」不用於祈使句，或許因此導致「勿」專用於祈使句，繼而「毋＋V＋O」也逐漸沒落。

[63] 這裡不舉「毋」的對比例，一方面是因爲和「勿」、「毋」搭配的動詞共同者較少，另一方面是「毋V」通常相當「無所V」，功能和「勿V」頗不相同。

98.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墨子・貴義》）
99.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莊子・則陽》）
100.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荀子・解蔽》）
101. 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韓非子・揚權》）
102. 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愛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管子・小問》）
103. 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管子・國准》）
104.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2.32.「弗」、「勿」搭配名謂詞

先秦名詞有時可用作謂語，實際上就相當動詞，這種用法我們稱作名謂詞。名詞用作動詞可以透過種種手段，如搭配助動詞、副詞、連詞等，此時名謂詞相當及物動詞或不及物動詞當視情況而定；名謂詞也可以搭配賓語用作動詞，此時的名謂詞就相當及物動詞。

如果「弗」、「勿」含「之」之說爲可信，我們應可預期「弗」、「勿」後的名謂詞都相當及物動詞，也就是說這種名謂詞最起碼是可以拿代詞「之」作爲它的賓語的；相對的，「不」、「毋」既然不含「之」，因此與其搭配的名謂詞是否及物動詞得依賴其他的條件而定（如「不」字句的名謂詞後頭又有賓語則名謂詞是用作及物動詞）。我們考察的結果是：「弗」所搭配的名謂詞都相當及物動詞，而且「弗」都隱含一個「之」；相對的，「不」所搭配的名謂詞通常是不及物的。[64] 至於「勿」，除了有些例子不清楚外（尤其是在出土文獻中），其隱

[64] 有的名謂詞搭配「弗」或「不」意思相同，如先秦的「不罪」、「不刑」常用如「弗罪」、「弗刑」。與此相對的，在肯定式中這種名謂詞要用如及物動詞則需要有個賓語來保障。如果作「不」非因後人修改，那麼可能的原因是：有的名謂詞在否定式中語義

含「之」也如同「弗」。「毋」的情況則另當別論，因爲「毋＋N」通常只是述賓式，「毋」是動詞，N是賓語而非謂語。

能用作謂語且搭配賓語的名詞可以稱作及物性的名謂詞。在先秦文獻中搭配「弗」而用如及物動詞的名謂詞如「主」、「臣」、「子」、「賓」、「齒」、「師」、「友」、「大夫」、「夫人」、「地」、「罪」、「鼓」、「種」、「躬」、「館」、「辭」、「刑」、「目」、「福」、「業」、「服」、「鉤」、「履」等。在出土文獻中，名謂詞有那些是搭配「勿」而作及物動詞用的並不易確定，因爲有些例子文義還不清楚。[65] 在傳世文獻中，搭配「勿」而用作及物動詞的名謂詞如「籍」、「前」、「貳」、「面」、「刑」、「左右」、「辭」、「服」、「罪」、「貲」等。

以下舉幾個「弗」、「不」的對比例爲証：

105. 行曾（憎）而索愛，父**弗得子**。行母（侮）而索敬，君**弗得臣**。（馬王堆帛書《稱》）

106. 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禮記・學記》）

107.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禮記・雜記上》）

108.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左傳・隱公7年》）

109.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

110.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莊子・天道》）

111. 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國語・楚語上》）

以上各例中「弗主」是「不作某事之主」，「弗子」、「弗臣」、「弗賓」是

傾向較固定，因此即使省略了賓語，也不像作格動詞一樣會造成歧義。既然如此，這類名謂詞就有可能同時搭配「弗」或「不」而表達相同的含義。

[65] 由於出土文獻關於「勿」字句的釋讀問題較多，因此本文並不列出統計。

「不以子待之」、「不以臣待之」、「不以賓待之」；「不主」、「不子」、「不臣」、「不賓」指的是行爲不像主、子、臣、賓。

112.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莊子・列禦寇》）**

這裡「不齒」、「弗齒」的文義區別雖不甚明白，但「弗齒」承「齒之」，因此可判爲隱含「之」。

參、眞假違例之辨

先秦文獻中「弗」、「勿」的用法合乎丁呂通則的比例有多高攸關人們對拼合說的信服度，因此無可避免的得先確定實際的例外數。但是在實際進行確認的工作時，很容易因文獻的脫衍問題以及對文義、句法理解的歧異而使得統計結果產生不小的出入。因此在把統計結果展示出來的同時，我們也還得說明對於易混之例的處理方式。

對於有些「弗」、「勿」字句是否丁呂通則的例外，有時難免會因某些認知上的歧異而有不同的判斷。我們把真正違背丁呂通則的例子列在附錄一，本節所要討論的則是那些容易被歸作例外而我們以爲不然者。

3.1. 當「弗V」、「勿V」的V爲準及物動詞時

先秦有一類動詞雖可以歸類爲不及物動詞，也不作使成動詞用，但可以帶名詞性補語，[66] 以下我們姑且就稱這類動詞爲「準及物動詞」。就詞類歸類而言，作格動詞和準及物動詞都可歸入不及物動詞，不同的是作格動詞靠「之」或名詞組構成使成結構，準及物動詞卻以「之」或名詞組爲其補語。因爲準及物動詞本就是可以以「之」爲其補語的，因此當「弗」、「勿」搭配這類動詞時，就不一定是丁呂通則的例外。準及物動詞大抵可分作兩類：其一爲居徙動詞，如「去」、「竭」、「居」、「處」、「歸」、「登」、「趨」、「過」、「離」等。[67] 我們把這類動詞視爲不及物動詞，是因爲這類動詞所帶之名語性質與補語

[66] 動詞要是歸入不及物動詞，邏輯上便不應有賓語，本文是服從這個原則的。如果一個不及物動詞後面有名語，該名語就只能視爲補語。

[67] 在先秦漢語中，如「去」、「居」、「處」、「歸」、「離」等也可用作使成動詞，如

無異（若是名詞組則其前通常可插入「於」，若是代詞「之」也多可用「焉」來替換）。其二爲非居徙動詞，如「坐」、[68]「哭」、「安」、「喜」、「說（悅）」、「樂」、「惑」、「驕」、「矜」等。[69] 這類動詞所帶的名詞性補語是表示原因、目的或對象的，我們視其爲補語，是因爲它並非該動詞的必要論元。

既然準及物動詞可以以「之」爲補語，而「弗」、「勿」是內含「之」的，那麼這類動詞搭配「弗」、「勿」的可能性便不能排除。因此當我們看到這些動詞搭配「弗」、「勿」時，不應因其爲不及物動詞而將之歸爲丁呂通則的例外，而應以在這種語境之下動詞是否當搭配補語「之」來決定是否爲例外。如果答案爲是，則當視爲合乎丁呂通則；答案若否，則視爲有違丁呂通則。我們考察先秦文獻中「弗」、「勿」搭配準及物動詞的例子，結論是大抵不違背丁呂通則（少數例外列在附錄一）。例如：

113.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孟子・滕文公下》）

114. 東門，是胃（謂）邦君門，賤人**弗敢居**，**居之**凶。（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115. 故吏弗效，新吏居之未盈歲，去者與居吏**坐之**，新吏**弗坐**；其盈歲，雖弗效，新吏與居吏**坐之**，去者**弗坐**，它如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效律》）

「去之」、「歸之」可用如「使去」、「使歸」。其中有的在搭配「弗」、「勿」時也有用作使成動詞的，如「去」、「歸」、「離」等。由於這類動詞可能有準及物動詞及使成動詞兩解，統計時便依其詞性分開計算。爲了凸顯出使成用法，「弗」、「勿」所含的「之」相當作格動詞的賓語時，我們把它分出來歸入B類；「之」相當補語的，則歸入A類中，視如一般的及物動詞。

[68] 這種用法的「坐」一般是表達因某事而受到連坐，和一般表示坐立的「坐」意義不同。

[69] 「安」、「惑」、「悅（說）」等搭配「弗」、「勿」時另有使成用法。如：

1.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呂氏春秋・審應》）

2.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呂氏春秋・務大》）

例1的「安」可視爲準及物動詞（「安」用於表示心理時，並不易斷定是準及物動詞還是使成動詞，因爲這種意義的「安」可以搭配「之」或「焉」，因此還是歸爲準及物動詞），例2爲使成動詞。在此之外，先秦漢語的「驕」、「死」、「坐」雖然偶爾也用作使成動詞，但我們並沒有見到搭配「弗」、「勿」的例子。

116. 公**弗說**（悅），嬰子**說**（悅）**之**。（銀雀山漢簡《晏子》第二章）

117.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呂氏春秋・離謂》）

118. 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禮記・檀弓上》）

119. 果而毋驕，果而**勿矜**，果【而毋】伐，果而毋得已居。（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

過去有些被認定爲違例者，衡諸上述事實，則並不能算是違例。例如：

120.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左傳・宣公13年》）

121.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左傳・昭公元年》）

以上兩例何樂士 (1994：127) 視爲違例。其實古漢語的「去之」的「去」可以有兩解：一爲使成動詞，作「去除」解，此時「之」是賓語；一爲準及物動詞，作「離開」解，此時「之」是補語。後者例如：

122.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左傳・襄公14年》）

把「去之」這類動詞的雙重性格延伸到「弗V」上，自然也應當有相應的二解。因此以上兩例的「弗去」仍可視爲「去之」的否定，不算例外。

又如：

123.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論語・子張》）

呂叔湘 (1955：20) 把此例列爲違例。但在傳世文獻中，「喜之」至少也有十餘次，因此「喜」無疑是可以以「之」爲補語的。如：[70]

124. 我有嘉賓，中心**喜之**。（《詩・彤弓》）

---

[70] 先秦「欣喜」也搭配「弗」，例如：

1.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國語・周語上》）

這個並列動詞未見接「之」或名詞組的例子，但以「欣」也能接「之」來看，「欣喜」未必不能接「之」。

125. 受而**喜之**，忘而復之。（《莊子・大宗師》）

既然如此，例123的「勿喜」仍不能算是違例。

3.2. 當「弗V」、「勿V」之後還有NP時

先秦文獻中有些「弗V＋NP」、「勿V＋NP」的例句表面上看像是動詞後接賓語，和「弗」、「勿」含「之」之說相牴觸，但其實是有道理可說的，不應算作違例。這些容易遭致誤認的例子大致可分爲如下幾種情況：

一、當所搭配的動詞是雙賓動詞時

有的動詞是雙賓動詞，因此即使賓語「之」移前且併入「弗」、「勿」中，動詞之後仍可保留一個賓語。因此這種動詞在搭配「弗」、「勿」的同時又帶賓語便不見得是違背規則的。如：

126.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孟子・梁惠王上》）

對於此例，呂叔湘 (1955：19) 以爲予奪動詞可以有雙賓語，因此他並不將此例視爲違例。在我們的語料中，「勿奪其時」《孟子》有2次，《荀子》、《管子》各有1次，總共出現4次，我們同意呂叔湘而都視爲合乎通則。

127. 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詩・商頌・殷武》）

128. 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羅**，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國語・晉語三》）

注意例128「弗予」和「予之」在是否用「之」上呈現對比（這裡的「之」是間接賓語）。至於「勿予」句的間接賓語是由「勿」內含的「之」來指代，而直接賓語則爲零賓語，承指前行詞「羅」。

129. 齊侯乃**弗與田**。（《左傳・襄公23年》）

此例何樂士 (1994：127) 視爲違例。

先秦有幾個「弗爲N」的例子，看起來很像動詞帶賓語的例子。不過「爲」有時性質像雙賓動詞，因此先秦習用「爲之N」。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說「弗

爲N」不可能含有「之」。[71] 以下各例中的「弗爲N」都不能算作違例，可以拿對比的「爲之N」爲証：

130. 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萬物歸焉而**弗爲主**，則恆無欲也，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弗爲主**，（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72]

131. 遂命子貢**爲之主**。（《禮記・檀弓上》）

132. 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管子・勢第》）

133. 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爲之客**哉？（《韓非子・說林上》）

134. 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國語・越語下》）

135. 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禮記・曾子問》）

136. 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儀禮・喪服》）

「爲之V」有時用如被動式，同樣用法的「弗爲V」也應視爲「爲之V」的否定句。以下是這種用法的對比例：

137.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群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管子・明法解》）

138. 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戰國策・齊策一》）

139. 明者唯**爲之使**。（《莊子・列禦寇》）

二、當所搭配的動詞是兼語動詞時

有些動詞的賓語同時也是子句的主語，傳統上叫做「兼語動詞」，如「使」、「令」、「謂」等。這種動詞也可以視爲一個雙賓動詞（只是其中有一個賓語是動詞組）。例如：

140.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禮・考工記》）

---

[71] 大西克也 (1988：234) 對「弗爲N」的這種性質也有很好的說明。

[72] 此例的三個「弗」在今本《老子》皆作「不」。

這類動詞即使代詞賓語移前了，後面仍可保有一個動詞組。因此如下之例也不能算是違例：

141. 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穀梁傳・隱公元年》）
142. 同邑者，**弗令**共所守。（《墨子・號令》）
143. 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國語・吳語》）

三、當所搭配的動詞是句賓動詞時

賓句中的代詞賓語「之」也可以上移至母句的否定詞後，所以也有可能合併到母句的否定詞中，因此如以下之例並不能算是違例。

144.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禮記・檀弓下》）
145.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墨子・非攻上》）[73]
146. 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墨子・兼愛上》）
147. 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呂氏春秋・孝行》）

四、其他

如下一例看起來像是「勿」後帶賓語的例外。

148.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周易・泰・九三》）

此例「勿恤其孚」的「其孚」傳統的解釋是當作「恤」的賓語的，因此「勿」的用法看起來像是違例。但此例馬王堆帛書《周易・柰・九三》作「無平不波，無往不復。根貞，無咎。□□亓復，于食□□」。以前文有「無往不復」來看，帛書本作「復」而不作「孚」可說是前後相應的。無論作「勿恤其孚」或「勿恤亓（其）復」，筆者認爲都可以把「勿恤」和其後的「其」斷開而把「其」當作表

[73] 有的版本「弗知非」的「知」誤作「之」字。

推度的語氣副詞，這麼做不但在解釋上可能更見允愜，而且「其」這麼使用和爻辭編撰的時代也是頗相符合的。因此我們並不把此例視爲例外。

此外，《周易》還有幾個「勿用」後接動詞組的例子，一般的解釋是把這樣的動詞組當作「用」的賓語，這樣就成了「勿」用法的例外。如：

149.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周易・屯》）又《周易・遯・初六》也有「勿用有攸往」之句，《國語・晉語四》也引此句2次。

150. 姤：女壯，**勿用取女**。（《周易・姤》）

《周易》「勿用VP」是否真是「勿」用法的例外呢？我們認爲不然。以「勿用取女」爲例，把「取女」視爲「用」的賓語在文義或語法上都不是很允愜的。在此之外，還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把「勿用」和「取女」斷開（這是根據《周易》另有獨用的「勿用」爲斷），二是把「用」視爲次動詞。[74] 前者和傳統的解釋剛好相反，現階段支持的証據恐怕還有所不足；後者應是比較可能的分析，我們還可以以其他的文獻証之。金文中「用」也常用如次動詞「以」，因此「勿用＋VP」的「勿」也可視爲「用」的賓語「之」移前且前附於「毋」的產物，也因此我們認爲以上之例不應算是「勿」用法的例外。此外，睡虎地秦墓的《日書》甲種中的「勿以＋VP」在占算上的指引功能與《周易》的「勿用＋VP」相類。如：

151. 春三月庚辛，夏三月壬癸，秋三月甲乙，冬三月丙丁，**勿以筑（築）室**。**以之**，大主死；不死，癃，弗居。（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152. 冬三月之日，**勿以筑（築）室及波（破）地**，是胃（謂）發蟄。（同上）

注意例151「勿以筑（築）室」和「以之」前後呼應。

3.3. 當「弗V」、「勿V」的V是作格動詞時

「弗」、「勿」一般只搭配及物動詞，先秦通例如此。不過作格動詞、準及

[74] 次動詞就相當介詞。「以（用）」這類詞有時可以作謂語用，動詞性比「於」強，因此姑且如此稱之。

物動詞和名謂詞等另當別論。如2.31節所述，作格動詞可接代詞賓語「之」，因此搭配「弗」、「勿」並不成問題。即使是如此，也還有以下幾種情況是容易起爭議的。

3.31. 關於主題的提前

古漢語的「NP＋V」的V如果是及物動詞而NP爲受事時，這個NP可以分析爲主題（有人稱之爲受事主語），且V後有個複指它的零賓語；古漢語的「NP＋V＋之」的NP也可能是受事作主題，但同時有個「之」來複指這個主題，如同零賓語的功能。[75] 一般及物動詞都可能有此兩種主題句。至於作格動詞則有所不同。當作格動詞用作「NP＋V」的V時，這個V應解釋爲不及物動詞，而NP爲受事（亦即「客體」）；當用作「NP＋V＋之」的V時，V應爲使成動詞，而NP爲施事（亦即「肇始者」）。我們很容易因此就認爲作格動詞不應有「NP＋V＋之」的主題句（「之」是複指NP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以下例子中的「弗」似不應分析爲含有「之」，而當視爲違例。

153.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孟子・告子下》）

154. 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鬻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呂氏春秋・愼大》）

但我們認爲實際上未必如此。此二例中的「言弗行」、「牛弗復服」的「行」、「服」可歸爲作格動詞，問題則在於到底是作不及物動詞還是作及物動詞用。如果是不及物動詞，則句中當無「之」可複指「言」、「牛」，那麼「弗」的用法便是違例。不過我們以爲，當「NP＋V＋之」的V是作格動詞時，NP也有可能是主題，也可能有「之」來複指它。總之，這些例子恐怕還不算違例。我們且看如下之例：

---

[75] 如果「之」這種用法爲常，則例1的「弗」字仍可分析爲含有「之」：

1.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莊子・秋水》）

至如準及物動詞在這種情況之下當也比照及物動詞。如：

2.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呂氏春秋・士容》）

上例中的「就」、「竭」可以分析爲以「之」爲補語的動詞（上例的「竭」通常解爲「去」）。

155. **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禮記・樂記》）

156. 所求於下者，**弗務**於上；所禁於民者，**弗行**於身。（銀雀山漢簡《晏子》）

例155的「馬散之」、「牛散之」是作格動詞用於「NP＋V＋之」的主題句的一個明証，「散」是作格動詞，而「馬」、「牛」是受事主題，「之」複指「馬」、「牛」。例155和例156中「弗復乘」、「弗務於上」的「乘」、「務」是及物動詞，且「弗」相當「不之」；「弗復服」、「弗行」既與其前後對比，有平行的句構，因此動詞及「弗」的功能也應相同。

準此，以下諸例也不當是例外：

157. 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孟子・梁惠王下》）

158. **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管子・明法解》）

此二例的對比句子句構平行，其中「飢者」、「勞者」、「草茅」、「盜賊」是對比主題，由於「食」、「誅」都是及物動詞，我們也就很容易把「息」、「去」分析爲及物用法。例157應非由「勞者」自己決定不休息；例158用「弗去」，更能表現出「草茅」的去除與否是由人來控管的。

有時也可以用助動詞的性質來判斷「弗」的用法是否違例。如：

159. **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左傳・襄公28年》）

160. 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辨而易治，（《韓非子・有度》）

一個句子如果用「能」、「敢」，就隱含有一個施事主語。藉由「敢」、「能」來判斷，此二例的「出」、「退」是使成用法，且「非者」和「言」應只是主題，另外還有個施事主語，只是隱而未現而已。[76]

3.32. 關於「久」

作格動詞搭配「弗」一般是用爲使成及物動詞的，因此搭配作格動詞的「弗」不算是丁呂通則的例外。但是如下的「弗能久」、「弗久」則易起爭議：[77]

---

[76] 例160「譽者不能進」的「進」也是使成動詞，而否定詞並不用「弗」，但是這還不足以作爲反証，因爲「不」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用如「弗」，說見4.2節。

[77]「弗能久」出現了好幾次，但幾乎都在《左傳》中，該書就有6次之多。據何樂士

161. 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左傳・襄公18年》）

162. 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左傳・襄公22年》）

163.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左傳・襄公31年》）

164. 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左傳・昭公元年》）

165. 天地而**弗能久**，有（又）兄（況）於人乎？（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今本《老子》作「天地尚不能久」。

166. 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莊子・徐无鬼》）

我們認爲以上諸例的「久」當作使成動詞解。上古「久之」常見，我們認爲這些例子是對「久之」的否定。《左傳》「弗能久」6次都是「弗能久矣」的形式，都用於預言某人將不能久其位或者將死；同書「不能久」有3次，只有1次用於同樣的情況，[78] 其餘2次都指出征之軍不能久留。此外，在先秦，「能V」的「能」一般用於表示人的能力而非事件的可能性，主語基本上爲能控制動詞的有生名詞。因此這裡的「久」如果不是使成動詞，似乎就不應搭配「能」。

3.33. 其他

其他還有幾個「弗V」例的V容易被視爲不及物動詞，但我們認爲視爲使成用法可能較好。如：

167. 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左傳・襄公25年》）[79]

先秦「不定」和「弗定」用法一般嚴格對比，前者的「定」爲不及物動詞，後者爲使成動詞。例167的「弗定」的「定」亦當爲使成動詞，句意蓋謂此事當有人「定之」。

(1994：127-128)，《左傳》「弗」搭配不及物動詞共14次，也把這6個「弗能久」包括在內。

[78] 該例爲「宜不能久」（《左傳・成公6年》）。

[79]「弈者舉棋不定」中的「不」，《太平御覽》卷七五三引作「弗」。

168. 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戰國策・韓策一》）

例168的前文說韓王要和秦講和，後來因受陳軫所欺，又想和秦絕交，因此有人遊說韓王不要上陳軫的當以免得罪秦王。從上下文中看不出韓王或韓軍有出行的意圖，因此此例的「行」解爲「實行」應該更好。

169. 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戰國策・楚策三》）

例169吳師道的解釋是：「施亦不必行此」。

170.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莊子・應帝王》）

先秦「活之」相當「使之活」，例170的「弗活」也可能指的是「不能使之活」。

171. 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呂氏春秋・遇合》）

172.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左傳・宣公12年》）

雖然先秦「衰」、「好」並沒有什麼明顯用作使成動詞的實例，不過在此二例中視爲使成動詞於文意可能更貼切些。

173. 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左傳・文公15年》）

例173何樂士 (1994：128) 視爲例外。若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釋「在」爲「終」，則「在」有可能分析爲使成動詞。

3.4. 當「弗V」、「勿V」的V爲名謂詞時

當「弗V」、「勿V」中的V爲名謂詞時，要看「弗」、「勿」之用是否符合丁呂通則，最好是先看這個名謂詞是否可以接賓語，然後再看該例若分析爲隱含一個賓語「之」是否最穩當。一個名詞若是常用作名謂詞，這對是非的判定當然比較有幫助；如果是罕用的，就不是那麼容易判定了。像《穀梁傳》的「弗夫人」如果不是同書有「夫人之」，我們就未必敢斷言它是作及物動詞用的。又如：

174. 公士以下居贖刑罪、死罪者，居於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枸櫝檻杕**。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贖貲責（債）於城旦，皆赤其衣，**枸櫝檻杕**，將司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

此例「枸櫝檻杕」前後兩見，第二例看起來是不帶賓語的名謂詞，因此「勿枸櫝檻杕」的「勿」似乎是違例。不過在同一文獻的稍後又出現「拘櫝檻杕之」，如：

175. 城旦舂衣赤衣，冒赤幪（氈），**拘櫝檻杕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

雖然其中「枸」字易爲「拘」，但所指則一，因此例174的「勿」可能也不屬違例。

有些例子的「弗」、「勿」是否符合丁呂通則並不易確定，因爲這些例子的名謂詞除了用在「弗」、「勿」之後就很少或者根本不見於其他的地方，因而缺少可以比較的實例，也就很難說這些例子的名謂詞是以「之」爲賓語的，因而也就不易斷定其例的「弗」、「勿」之用是否合乎丁呂通則。如：

176. 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周禮・考工記》）

有的名謂詞可以看到接賓語的例子，但因爲例少，再加上可能的訛誤和詮釋上的問題，當它用在「弗V」時，是否用爲及物動詞往往並不好說。如：

177. 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貫**。（《禮記・少儀》）

178.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禮記・祭統》）

有的例子是用「弗」還是用「不」甚至還有異文。如：

179. 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左傳・襄公13年》）

《公羊傳》、《穀梁傳》的解經也有相類的文字，但皆只作「不地」，未見作「弗地」者。

3.5. 關於「可」、「足」、「易」字句

我們知道，先秦含「可」、「足」、「易」的句子通常是要把賓語或次賓語移到主語位置的。按照這個規則，代詞賓語也應當移到主語，而不會在否定詞之後，因此如果「弗」含「之」，似乎就不應有「弗可V」、「弗易V」、「弗足

V」之類的句式，可是先秦這種例子並不能算是罕見（如傳世文獻中「弗可V」共14個，見於《左傳》、《禮記》；另外「弗可以V」有2次）。例如：

180. 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左傳・僖公7年》）

181. 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左傳・僖公22年》）

182.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左傳・成公2年》）

183.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左傳・昭公元年》）

184. 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左傳・昭公25年》）

185.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左傳・昭公27年》）

186.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左傳・昭公31年》）

187. 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禮記・祭統》）

188. 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禮記・三年問》）

189. 聖可與，時**弗可棄《及》**歎（嘻）。（郭店竹簡〈唐虞之道〉）

190. 人以爲**弗可爲□□**。（馬王堆帛書《五行》）

191. 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戰國策・魏策三》）「弗」字《戰國縱橫家書》所作同，而《史記・穰侯列傳》作「不」。

192. 士而懷居，**弗足**以爲士矣。（定縣竹簡《論語・憲問》）今本「弗」作「不」。

我們認爲如上的例子不見得是丁呂通則的例外。我們的解釋是：先秦代詞「之」只能當賓語，因此不可能移到主語位置，而當時主語位置也沒有正好相當的代詞可以取代。[80] 或許是因爲這樣，「之」只能移到「不」後爲止，其結果就是和「不」合併爲「弗」。

[80] 如「其」不能用作獨立句的主語。「是」雖可作主語，但指代功能是否和「之」一致仍有疑問。

肆、關於「不」用如「弗」的問題

黃景欣 (1958) 以「不」的功能與「弗」近似爲由，認爲「弗」等於「不之」的說法不可信。我們則認爲，「不」用如「弗」至少有兩個因素可說：其一爲禮俗的因素，主要是因避帝諱而改字；其二爲語言內部的因素，緣自語法上的限制。

4.1. 關於帝諱及「弗」的改動

4.11. 帝諱對「弗」字變動的影響

「弗」在先秦古籍中的分布並不平均，有的書用的多，有的書用的少，從「弗」和「不」的相對比例也多少可以看出這種分布上的不平衡。在先秦傳世文獻中（不包括《尚書》），除了《左傳》「弗」超過「不」的十分之一，其餘大都遠不及「不」的十分之一（多數二十分之一不到）。其中有的書「弗」還只有個位數，如《儀禮》4次、《論語》5次、《商君書》2次、《管子》5次、《晏子》6次、《荀子》4次等。[81] 這其中有的書「弗」雖很少用，但「不」的字數卻很多，如《荀子》、《管子》「不」字就有兩三千次之多。出土文獻的「弗」的比例顯然較高。以馬王堆、銀雀山、睡虎地出土的簡帛文獻爲例，「弗」對「不」的比例一般而言高於傳世的先秦古籍，多數超過十分之一，少數略不及十分之一。

相較於出土文獻，傳世文獻中的「弗」字是少用得多了。以上提到的傳世古籍有的可能是原本「弗」就用得少；有的可能是書中大部分的「弗」被改成「不」了，而且主因很可能就是避西漢昭帝之諱。[82] 其証據之一是《漢書・昭帝紀》注引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可見對昭帝所避之諱確是「弗」，而且一般是改作「不」的。[83] 第二個証據是簡帛古籍中的「弗」字在傳世本中有不少是作

---

[81] 《荀子》的這4個例子中還有2個是引《詩經》的。何樂士 (1994：129-130) 的附表三列有多種古文獻「弗」的統計，亦可參看。

[82] 參陳垣 (1956)、Mudler (1959：260)、大西克也 (1988：238-240)。

[83] 西漢避諱最主要的方法是改字，通常改易爲同義的字。如高帝的「邦」易爲「國」，惠帝的「盈」易爲「滿」，文帝的「恒」易爲「常」，景帝的「啓」易爲「開」，武帝的「徹」易爲「通」，宣帝的「詢」易爲「謀」，元帝的「奭」易爲「盛」，成帝的「驁」易爲「俊」，哀帝的「欣」易爲「喜」，平帝的「衍」易爲「樂」等。昭帝名諱是「弗陵」，爲二字名。按照《禮記・曲禮上》「二名不偏諱」，雙字名只需避一字，又可能因爲「陵」字也指祖先陵寢，禮不當易，因此漢人只以「弗」字爲諱。

「不」字的，例子相當多，反之則相當罕見。[84] 第三個証據，除了出土的本子和今本之異以外，其他轉引先秦古籍的材料以「弗」字對應先秦古籍的「不」或以「不」對應先秦古籍的「弗」也是數見不鮮的。第四個証據，就秦漢古籍而言，一書中「弗」字的多寡往往和昭帝以外的西漢皇帝諱字的多寡相平行。[85]

除了帝諱之外，改古字爲當時通曉之字也可能是改「弗」爲「不」的另一個原因。這可分作兩種情形：一種是後人直接把古籍的「弗」改成易曉的「不」；另一種是引書而兼譯，把「弗」改成當時較習用的「不」。[86]

總而言之，「弗」改易爲「不」是傳世古籍中一些「不」用如「弗」的一個重要原因。

文出同源而「弗」、「不」互異者，應該是「弗」改成「不」的情況居多，由「不」易爲「弗」的可能性較低，但是我們應該設想可能有如下的情況：後人根據有限的古籍知識，而擅自將部分古籍中的「不」易爲「弗」。[87]

---

[84] 傳世本作「弗」而簡帛本作「不」的例子也有，但截至目前爲止所見不多。除了《春秋事語》的「吾不敬子矣」和簡本《論語》的「公山不擾」的「不」在今本《左傳》、《論語》中作「弗」外〈參附錄一及附錄二〉，還有兩個例子可以拿出來討論一下。其一，《戰國策・魏策三》的「韓知亡，猶弗聽」，在《戰國縱橫家書》中作「識亡不聽」。只是此例一方面句子又有其他的差異，可以說是屬於不同的句型，另一方面《史記・魏世家》所作也同《戰國縱橫家書》，因此或許可以闕疑。其二，傳世本《文子・道德》的「弗養則民背叛」，在定縣八角廊40號漢墓出土的簡本《文子》中作「不養則民倍（背）反（叛）」。假如八角廊漢墓是西漢中山懷王劉脩的墓的話，那麼該王卒於宣帝時，簡本《文子》的抄寫者就還有可能因避昭帝諱而改「弗」爲「不」，倒是傳世本在這裡保存了「弗」。至於同墓出土的《論語》是否因爲抄寫時間較早，而使得「弗」保留的較多，還很難說。關於定縣《論語》抄寫年代的這個問題可參考注168。

[85] 這只是大抵而言。事實上，雖然就傳世本古籍而言，沒有一個皇帝的名諱是全避的，但相對上高帝和惠帝得到的待遇爲較特殊，說詳4.12節。

[86] 《史記》引《尚書》是經過轉譯的，或者其中有些《尚書》原有的「弗」就因此被易作「不」。但是由於今本《史記》中有許多「不」是抄寫者把「弗」改寫來的（參注90），所以我們很難確定在引《尚書》的這一部分中「弗」易爲「不」是太史公所爲還是後人所爲。

[87] 把「不」改成「弗」是否眞有其例以及理由爲何今日多只能推測了。如果一個例子同時有「弗」、「不」兩種異文，而用「弗」的例子又不符丁呂規則，那麼我們當然多少是要懷疑作「弗」的是後來的形式了。只是我們對先秦的方言其實並不清楚，因此可能也有例子雖不合丁呂規則而反倒是原來的面貌。如果眞有把「不」改成「弗」的，那麼後人以不完整的古文知識而加以擅改應是一個可能的因素。

「勿」、「毋」因不涉及帝諱的問題，因此文出同源而「勿」、「毋」所作有異的並不經見。有這種情形的，很可能是因爲「勿」作爲禁誡之用越來越通行的緣故。

對勘先秦的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普遍可以看到今本改「弗」爲「不」的例証（參附錄二），我們認爲最主要還是因爲避諱。不僅先秦古籍中有這種情形，西漢典籍中也頗有文出同源而「弗」、「不」所作互異的。今僅以《史記》爲例。單以《史記》和《漢書》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史記》原有許多「弗」被改爲「不」。《史記》和《漢書》有許多重疊的部分，其中是用「弗」還是用「不」常常有不一致之處。如就二書重疊的部分而言，《史記》作「弗」而《漢書》作「不」的有72例，《漢書》作「弗」而《史記》作「不」的有61例，[88] 但二書同作「弗」的只有46例。《史記》內部也有不一致之處，如〈孝武帝本紀〉中共有7個「弗」字句，在〈封禪書〉也有語出同源的文句，但卻全部都作「不」。又如〈秦始皇本紀〉「如此弗禁」、〈呂太后本紀〉「上惑亂弗聽」，分別在〈李斯列傳〉和〈齊悼惠王世家〉都有同源的句子，但「弗」都作「不」。[89] 這類例子不煩盡舉，總之應爲傳抄非經一手所致。[90] 由此可以看出，

---

[88] 二書的對應部分中有幾個例子是除了否定詞外，其他謂語部分也還有出入的。如《史記・呂太后本紀》「弗與食」句，《漢書・高五王傳》作「不得食」；《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長安諸公莫弗稱之」，《漢書・灌夫傳》作「諸公莫不稱」。《漢書・陳平傳》「將弗及」，《史記・陳丞相世家》作「而將不能及」；《漢書・汲黯傳》「雖自謂貧育弗能奪也」，《史記・汲鄭列傳》作「雖自謂貧育亦不能奪之也」；《漢書・韓安國傳》「自上古弗屬」，《史記・韓長孺列傳》作「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書・儒林傳》「弗能明定」，《史記・儒林列傳》作「不能明也」；《漢書・儒林傳》「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史記・儒林列傳》作「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

[89] 當《史記》有這種內部的不一致時，我們在比較《史記》、《漢書》中「弗」、「不」的異同時基本上還是以本紀所作者爲準。

[90] 《史記》是大部頭的書，傳寫不經一手是很自然的事。不但《史記》內部「弗」、「不」的不一致可爲一証，以《史記》的「弗」來對照《漢書》也可以証明一書可因傳抄者非出一手而產生內部不一致的結果。《史記》中的「弗」對應《漢書》的「弗」或「不」有時會呈現與篇章相關的一種分布，也就是《史記》有某些篇的「弗」在《漢書》中全易作「不」，另外又有某些篇的「弗」在《漢書》中仍皆維持爲「弗」（有時也有僅一二字易或不易的）。例如〈張釋之馮唐列傳〉、〈吳王濞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這連續的三篇共有11個「弗」，在《漢書》的對應部分都作「不」；這三篇之前的〈袁盎鼂錯列傳〉中的10個「弗」，在《漢書》的對應部分中只有一個是改作「不」的。又如〈南越列傳〉、〈東越列傳〉的9個「弗」，《漢書》都易作「不」；接著的〈西南夷

僅就《史記》中描述秦漢的這一部分，其初應該有比今本多得多的「弗」。《史記》還有不少例句是從先秦古籍引來而易「弗」爲「不」的，也是不煩列舉的。

不論是先秦典籍還是西漢典籍（《尚書》除外），這種「弗」、「不」所作互異者，作「弗」的例子幾乎都是合乎丁呂通則的。

如上所述，先秦文獻的「弗」可能有不少在漢代被改成「不」。那麼以殘存的「弗」來歸納分析是否可靠呢？我們以爲，就算有不少「弗」被改寫爲「不」，而使得「弗」、「不」有時看起來在用法上沒有什麼差別，但現存的「弗」應該幾乎都是遺留下來的，其他來源的機率不高，因此大致上應該足以反映先秦的使用實際。即使「弗」的用例因明顯減少而使得考察的量有所不足，但起碼其用法也應該不悖於先秦原來的規律。因此利用現存的「弗」來歸納其功能，在方法上應是可以接受的。

「勿」的情況就和「弗」有別。我們已能証明，自漢以後「弗」改爲「不」比例並不低，而由「不」改爲「弗」的機率就較低。與此相對的，由「勿」改爲「毋」可能性不高，而由「毋」改爲「勿」的機會就大些。這是怎麼說呢？我們知道，至晚到六朝時，原先用於禁誡的「毋」已不爲一般人所了解，需要由其他功能相同的副詞來取代，「勿」是可能的取代者之一，[91] 當時的人有可能把古文獻的「毋」改成「勿」以求易解。

我們考察先秦文獻所得到的結論是：就算先秦之人已不再意識到「弗」爲「不之」的拼合，但是在實際上，「弗」相當「不之」的規律大致還維持著。「勿」之違例者比例雖比「弗」還高，但是合乎規律的比例還是相當高的。

4.12. 古籍中保留帝諱的因素

西漢時期對觸冒帝諱的處置有時相當嚴苛，按理說現存古籍中與帝諱牴觸的字應該都改掉了，但查檢現存先秦及西漢古籍中的用字，除非一書的用字恰好並

列傳〉、〈司馬相如列傳〉的3個「弗」，《漢書》不易；接著的〈淮南衡山列傳〉15個「弗」，《漢書》有14個易作「不」；接著的〈酷吏列傳〉12個「弗」中又只有1個是《漢書》易作「不」的。這種「弗」、「不」的分布狀況大概只能解釋爲傳抄者在是否易「弗」爲「不」上難以統一所造成的。

[91]《禮記・檀弓下》「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鄭注「毋，無也」，孔疏曰：「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猶勿也，謂勿得如此」。又《禮記・文王世子》「末有原」，鄭注：「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

不涉及帝諱，幾乎沒有哪部書是能做到全諱的。[92] 爲什麼會這樣呢？我們認爲古籍中帝諱之避否至少受到如下三個因素的左右：一、古籍的屬性；二、皇帝的地位；三、詞彙的性質。在這三個因素交相作用下，乃使古籍中諱字的分布呈現出如今所見的那種錯雜的情況。[93]

且以「弗」字爲言，先說古籍的屬性和古籍避諱的關係。

根據禮書，有些狀況是可以不需要避諱的。在牽涉到文字的部分，《禮記・曲禮上》有「《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的話，如果西漢人實際上完全依此條文行事，那麼結果就應該是簡單劃一的了，但實則不然。「臨文不諱」實指爲何現在已難以斷言，姑且不論，我們只看「《詩》、《書》不諱」這一條的實際效力。

原則上《詩》、《書》是可以不必避諱的，証諸實際也大抵相符。今本《詩》、《書》中還留存有比例較高的「弗」，有的古籍在引及《詩》、《書》時才使用「弗」字，在其他地方則用「不」，也可以証明漢人大致是遵守這條規約的。[94] 雖然如〈曲禮〉中所載的避諱準則可能是漢人所共同遵守的，但任何規約到了付諸實施時往往走樣，傳抄者個人心中即可能各有一把尺。如附錄二所示，不同的《詩》、《書》傳本在「弗」、「不」的選用上即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如今本《尚書》雖保留相當多的「弗」，可是也有証據顯示還有許多「弗」被改爲「不」。

我們推測，武帝之後儒學大盛，五經相繼立爲學官，《詩》、《書》的這種獨特地位或多或少會擴充到所有的五經上，也就是如《儀禮》、《周禮》、《周

---

[92] 要決定一書是否避諱實際上並不容易。假設有一本先秦的書中沒有西漢皇帝當諱之字（以下稱甲類字，參注83），而只有甲類字在避諱時通常要轉換的字（以下稱乙類字，參注83），那麼是否可以說該書在用字上是遵守避諱規則的？這卻未必然，因爲書的篇幅和文類往往決定用字的多寡和傾向，有可能該書本就恰好沒有機會使用到甲類字的。只是目前我們除了靠古籍的對校以及記錄來判斷以外，就只能靠現存古籍中的甲、乙類字的出現情況來論斷了。大體言之，現今所見的先秦及西漢的主要典籍，除了《孝經》以外，多少都還保有西漢皇帝的諱字。

[93] 除了以上三個因素之外，後人回改也是古籍帝諱保留的一個可能原因，不過這已是超乎漢人能夠自主的範圍之外了。由於傳世古籍中的諱字有哪些是回改使然幾乎無以得知，因此以下的討論暫時不把它考慮在內。

[94] 當然也有另當別論者。如《史記》引《尚書》是經過翻譯的，在這種情形下「弗」易爲「不」就不能算數。

易》、《春秋》等在避諱上也可能多少會比照《詩》、《書》。至於記、傳的地位是否可上同於本經，因所見不一，另當別論。比較爲難的是，這些經傳的文字量多不甚大，有的在內容上也是很有局限的，因此也不易論斷是否經過避諱。無論如何，我們且看一下這些經傳「弗」字的使用狀況。

比對帛書《周易》和今本《周易》經文部分的對應之處，帛書本只比今本「弗」多2次，差異還不算明顯，可見經文仍是受到尊重的。《漢書・藝文志》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經》有十二篇，看來至晚到班固時就已把易傳（即十翼）視同經了。但在避諱上易傳受到的待遇似乎和經有些不同。拿今本的〈繫辭傳〉和帛書本相比對，「弗」有較大的變動（參附錄二），似乎易傳畢竟不如本經，因此避諱轉嚴。

再說《春秋》及其三傳。《春秋》經文既短又很格式化，因此不易直接從經文來判斷避諱的狀況。至於《公羊傳》、《穀梁傳》，我們猜想因爲擁有微言大義的保護傘，「弗」字可能更改不多。此二傳雖到西漢宣帝時都已立於學官，但並不使得該書所有的「弗」字都失去。《公羊傳》不但保留了《春秋》經文的「弗」，解釋經文的文字如「弗者，不之深也」，也成了微言大義，並作爲師弟相傳不可更改的家法。《公羊傳》的「弗」還只是引自經文，《穀梁傳》則不但引自經文的「弗」保留下來，另外原不屬經文的「弗」字也還有不少個。《左傳》到劉歆之前還「多古字古言」，[95] 該書以今文流行的時間應較晚，可能因此對「弗」字的避諱要求就轉趨鬆弛，從而保存了大量的「弗」。但如附錄二所述，我們可以証明《左傳》原有的「弗」字有些已易爲「不」。這也可見避與不避之間有時也難以劃分清楚。

續談三禮。今本《儀禮》「弗」只有4個，《周禮》「弗」也不多。[96] 只是二書的「不」字分別大約只有二百及五百，因此有可能「弗」的變動並不多。只是除了《周禮》今日難以驗証外，以簡本和今本的《儀禮》相校，就可看出有一些「弗」被改掉了。《禮記》「弗」仍相當多，《大戴禮記》「弗」也還有33個，似乎記在地位上有時也上擬於經。不過僅就《禮記・緇衣》一篇而言，簡本的「弗」就比今本還多3個，由此可見光靠表面上的數字比較也不是很可靠的。

---

[95] 參《漢書・楚元王傳》。

[96] 在今日的三禮中，《儀禮》即所謂的禮經，但《漢書・藝文志》列《周官經》六篇，可見《周禮》在班固之前已經視爲經了。

雖說五經及其記傳可以找到不少易「弗」爲「不」的實例，但相較於其他古籍，這類古籍可以說是存留「弗」字較多的。

《論語》的地位有時可以上擬於五經，這可以解釋定縣出土的簡本《論語》何以還保有那麼多「弗」；但有時《論語》的地位又不如五經，這或許可以說明今本《論語》何以有不少「弗」被改成「不」。

除了神聖化的程度影響到是否避諱，古籍避諱的多寡應該也和西漢當時書籍的流行風尙或流通程度有關。流通廣而久的因抄寫較頻繁，改字的機率自然較高；反之則改字的機率較低。我們認爲，比較容易因避諱而改字的應以刑名道法之學以及當時的通俗作品爲主。這可以從文獻中「弗」的用例和西漢的習尙來互証。西漢的黃老之學在武帝之前是顯學，武帝之後仍有可觀的支持者；而兵法以及律法則是實用的治世之學，因此其相關書籍流傳頗廣。這些書的「弗」因帝諱而改的機率應該並不低，因此今日流傳下來的相關文獻大抵都極少用或不用「弗」，如《老子》、《孫子》、《管子》、《荀子》等。[97] 其中《老子》、《孫子》就改得徹底，可驗之於《老子》、《孫子》今本和簡帛本的差異（參附錄二）。其他有關民生利害的實用之學因與民生息息相關，「弗」字也是少見的。至如《孟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之類，「弗」字保留得較多，我們懷疑可能是由於這些書在西漢末期到東漢初之間較不流行的緣故。

以上所說雖以「弗」字爲主，但其他皇帝的諱字在古籍上的分布也大體如是。其他皇帝的諱字也是在五經類中較常見，在他類書籍中較少見。

其次談皇帝的地位和古籍避諱的關係。

如果漢人在避帝諱上是配合廟制的，那麼除了不毀之祖高帝之外，其他皇帝當在毀廟後不再避諱。西漢承古禮，親廟有四，親盡則毀。不過實際上西漢有三個皇帝的廟是不毀的，如《漢書・韋賢傳》載：「至惠帝時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雖然從元帝始，對文帝、武帝之廟是否當毀即有所爭議（其中尤以武帝廟爲甚），後來畢竟還是維持爲不毀，此三廟加上四個親廟，結果乃與周制「天子七廟」相合。這不毀廟的三帝之諱應是自此適用至漢末。

西漢皇帝的名字有的是常見字，有的是非常見字，出現的機率因此難以相提並論。因爲避諱改字的緣故，我們頗難以各字在古籍中現存的數目來決定原來是

[97]《荀子》今日雖列在儒家，可是在西漢時卻常和申韓之學相提並論。

否常見，只能以我們對古籍的知識來加以粗斷。其中如「邦」、「恒」、「弗」當本屬常見字，「盈」、「啓」、「徹」當屬次常見字，「詢」、「爽」、「驁」、「欣」、「衍」當屬非常見字。[98] 非常見字因字少難以憑斷，姑且勿論，如今我們且以先秦及西漢古籍中的「邦」、「恒」、「盈」、「啓」、「徹」、「弗」等字爲言。且不論五經及《論語》，其他的古籍在避諱上看來和皇帝的地位不無關連。要是排除各書中所引古文獻或古時人名、地名之例（專名之避否說詳下），則「邦」、「恒」、「啓」字所剩無幾，「盈」、「弗」字則較多（「徹」字因有其他的問題，稍後再論）。「邦」、「恒」字避諱較嚴，可能是因爲高帝、文帝都是不毀廟之君。同屬親盡則毀之君，惠帝、昭帝的「盈」、「弗」字避諱較不嚴，而景帝的「啓」字則大抵皆避。其所以有此結果，殆因避諱寬緊亦隨風潮起落使然。

如果專就五經的諱字而言，與皇帝的地位也不無相關。五經中諸帝名之諱否雖因情況複雜，難以一概而言，但大體上本經的部分甲類字普遍仍多所保留，而屬於記、傳的《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等書甲類字的多寡則有時因皇帝而異。比較這四部書中的甲、乙類字，除了引文之外，「邦」字幾乎是看不到的（尤其是《公羊傳》、《穀梁傳》一個字也沒有），然而乙類字「國」卻很常見。按甲、乙類字的比例而言，「恒」字的數量比「邦」字稍多，「啓」字又更多，至如「盈」、「弗」則似乎無甚諱避。[99]

昭帝在地位上既不如不毀廟之帝，其後宣、元、成、哀、平諸帝歷年也不甚長，因此昭帝之諱對古籍的影響時距及範圍可能較小，[100] 這或許可以說明爲何

---

[98] 由於甲類字可能易爲乙類字（參注83），因此甲類字原本是否常見不能據典籍現有甲類字的多寡爲斷。一個辦法是合併甲、乙類字的數目來推敲甲類字原本是否爲常見，但問題是我們不知道現有的乙類字有多少是由甲類字轉易而來的，因此這個辦法終究是不可行的。

[99] 這是就這四部書總體而言，實際上則頗難一言以蔽之。以「啓」爲例。《左傳》「啓」字76次，「開」字僅3次，即有避諱亦不多。《公羊傳》沒有「啓」字而有兩個「開」字，其中一個用在地名「開陽」中，「開陽」原名「啓陽」，因諱而改。《穀梁傳》則沒有「開」字而有兩個「啓」字，都用於專名，一爲「啓陽」，一爲「公子啓」。《公羊傳》、《穀梁傳》於西漢習誦既久，而《公羊傳》的「啓」因景帝諱而改，但《穀梁傳》不改。如前述，《左傳》流行較晚，或者其時景帝廟已毀，因此「啓」字保存仍多。

[100] 宣帝爲昭帝之孫，因而從宣帝始，宣帝之父史皇孫有時也立廟，也影響到毀廟的實際。無論如何，昭帝廟至晚在西漢哀帝或平帝時就已親盡當毀，因此若依舊貫，對昭帝之名的諱避當也不致於延續到東漢。

現在古籍中還廣泛的保有「弗」字。

以上亦大體而言，帝諱之避與不避有時亦視傳抄之時間與傳抄者而定。以下且舉數例來加以說明。

比較《尙書》今本和敦煌寫本，「邦」字差異不大，[101] 但字之作「弗」或「不」則頗有出入。《尙書》「邦」字不多避諱，可以說是因屬五經之故，而今本「弗」字之易則當因昭帝之諱。由此可見，即使屬於五經，避諱與否亦難免與時推移。

《論語》今本和定縣簡本「邦」、「弗」的改易恰呈對反之勢。今本《論語》「邦」字在簡本中幾皆易爲「國」，而簡本《論語》的「弗」在今本中幾皆易爲「不」。今本《論語》「弗」字之易當與上述的今本《尙書》之改易理由相同，至於簡本「邦」字之易則又當爲傳抄者在避諱上與今本傳抄者的尺度不一所致。

在今本《儀禮・喪服傳》的記中，所見的「邦」字在武威簡本的丙本〈喪服〉中都作「國」（今本這個含「邦」字的段落並不見於甲、乙本中）。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的墓主人據推測下葬期當不早於王莽，因此當後於昭帝。但就〈喪服傳〉的這個部分而言，傳世本避昭帝名諱，卻使用劉邦名諱；簡本恰好相反，其中甲本使用昭帝名諱，丙本則避劉邦名諱。[102] 簡本使用昭帝的名諱或許是因爲甲本的抄寫時間早於昭帝，又或者傳寫者將之視如經文；至如劉邦之名諱簡本避而今本不避可能是傳寫者對記的地位看法不一所致。

惠帝之諱在西漢諸帝中是屬於較不嚴的，如今本《老子》「盈」字都還有4個而其他諸帝之諱則幾無遺存。只是不同的傳寫者的尺度不一定相同。如《易・謙・彖》的「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並不避「盈」字，但同樣的文字在他書引用時卻也有避諱的，如《韓詩外傳》兩引所作同彖傳，而《說苑・敬愼》兩引都把「盈」改成「滿」，如漢代避諱常例。[103]

最後談詞彙的性質和古籍避諱的關係。

---

[101] 敦煌本還有一個改「邦」爲「都」之例。

[102] 這裡只能合併甲、丙本而爲言，因爲甲本的記少了一段，而丙本沒有傳的部分。

[103] 馬王堆帛書〈繆和〉也有一段文字和《易・謙・彖》所作稍有差異，但「盈」字則同。又同時出土的〈二三子問〉也有類似的一段而文字差異更大，其中對應「盈」的字作「驕」。從文字的出入看，〈二三子問〉在傳承上可能和〈繆和〉有所不同，至於該文作「驕」是否避惠帝諱則不得而知。

有時因爲受詞彙的性質所限，即使古籍的某字與帝諱相同，也不一定改易。有某些性質的詞彙即使遭逢帝諱也不見得一定要改字，如：

其一爲專名，這包括古人名及地名。古人名及地名固常因帝諱而易，但有時尊其固有，也有不能盡諱者。且以「恒」、「啓」爲例。古地名「恒山」固然改作「常山」，但古籍中的「恒山」仍不得盡絕，如《史記》、《漢書》仍分別各存有7次及13次。[104] 又如「田（陳）恒」在《史記》、《漢書》中皆易爲「田常」，但如《左傳》、《論語》則不易，《韓非子》則「田恒」、「田常」皆有。古人名「啓」易作「開」者也不少，如「微子啓」易作「微子開」，但考察先秦及西漢古籍，作「微子啓」者乃多於作「微子開」者。只是專名雖然影響帝諱之易否，但專名用「弗」字實際上並不多，因此並不怎麼影響「弗」字的改易。

禮儀用語有時也是不避帝諱的。如武帝名「徹」，因此徹侯常改爲列侯或通侯，但「徹」字有一個義面是表示儀式中的「撤去」行爲，這種意義的「徹」字在三禮及其他的書中仍存有不少。

天文氣象的術語也常是不避帝諱的。天文氣象屬天，地位高於人，從而其相關用語亦非所當避。如古籍中「恒星」改爲「常星」的例子並不多。

有時帝諱用於雙音節的並列詞語中，無法以他字替代。如《周禮》中「邦國」常見。

基於以上諸多因素，乃使得古籍中的帝諱不得盡絕。

4.2.「不」用如「弗」的語言因素

固然「不」用如「弗」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爲避諱，但也應該有部分是因爲語言的因素。帝諱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因爲在出土文獻的不同版本間有「弗」、「不」之異的即使是罕見，也不是沒有的。例如：[105]

193. 能進之爲君子，**弗能進也**，各止於其里。（郭店簡本《五行》）

此條馬王堆帛書《五行》的經文作「不能進」，傳文引之則作「弗能進」（共三

[104]「恒」字的情況較複雜。漢文帝、唐穆宗、宋眞宗皆名「恒」，因此有後人回改後又再諱者。例參陳垣 (1956：80-81)。

[105] 出土文獻不同的版本間「弗」、「不」互異的我們目前所見也僅此處所舉之二例。

次)。[106] 以帛書本和郭店本相校，帛書本《五行》經文的「不」字當爲傳寫者所改。

194. 不言而善應，**弗**召而自來，（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

此條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及今本皆作「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顯然先秦並非凡符合用「弗」的條件者就非得用「弗」不可，也可能用「不」。那麼這種模楞兩可的情形到底是怎麼造成的呢？我們覺得這個問題應先從先秦及物動詞或介詞與賓語的搭配上來考慮。就先秦語法而言，及物動詞或介詞的賓語「之」並不是不能以零賓語來替換的。由於在某些環境下，「之」和零賓語可以替換，因此造成「弗」、「不」兩可的情況。有時用零賓語比用「之」還更適當，因此一個例子看似該用「弗」而實則是該用「不」的。弄清楚及物動詞或介詞在什麼時候可以帶零賓語或必須帶零賓語，當有助於我們對「不」用如「弗」這個現象的了解。

及物動詞或介詞選擇零賓語，所牽涉到的因素非一。有關乎否定句動詞或介詞選擇零賓語的條件，大致可以歸諸如下數點：

一、音節

在上古漢語中，偶數音節所構成的節律常支配字詞的使用，因此就算是在肯定句中，當單音節動詞搭配副詞、連詞（如「將」、「既」、「故」等）時，也常選擇零賓語。試比較如下二例：

195. 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戰國策・齊策四》）

196. 臣聞柏（霸）王之國，其民勞能佚之，飢能**食之**，寒能**衣之**，亂能**治之**。飢**弗能食**，寒**弗能衣**，亂**弗能治**，則外**弗能乘**，中**弗能禁**，內**弗能使**。（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此二例「食」、「衣」都是及物的，但只有在例196中搭配「之」。在否定句中，當也免不了有因節律而選擇零賓語的。因此在古籍中，肯定句的賓語「之」在對比的「不」字句就常以零賓語來對應。例如：[107]

---

[106] 據《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釋文的注釋，《五行》依體例應可分作經、說兩部分。這個「說」的部分在下文稱引時稱爲「傳」，郭店的《五行》中並不見這個傳的部分。

[107] 我們當然無法排除所舉諸例中有易「弗」爲「不」者，但今無他証，只能姑且用之了。

197. 不感不親，感而笱（后）能**親之**。**不親不愛**，**親**而笱（后）能**愛之**。不愛不仁，愛而笱（后）仁。（馬王堆帛書《五行》）

198. 王雖**疑**燕，亦甘之；**不疑**，亦甘之。（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二、指稱

當一個及物動詞的零賓語爲虛指時，不能稱作省賓，因爲沒有可以復原的賓語，其缺位並不能以「之」填入。在此情況之下，及物動詞就只能搭配「不」而不能搭配「弗」。如：

199. 天之道，不單（戰）而善朕（勝），**不言**而善應，**弗召**而自來，（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

此例「不言」、「弗召」前後呼應，「言」、「召」都是及物動詞，但「言」因爲賓語的內容是泛指的，就只能搭配不含「之」的「不」了。在先秦文獻中，不帶賓語的「不言」大致用如「不說話」。此外，在先秦文獻中，「食」搭配「不」、「弗」也大抵呈現如下的對比：不接賓語的「不食」相當於「不吃飯」，而「弗食」一般是指「不吃上文已指出的某個東西」或「不供食給某人」。

還有一種情況，及物動詞也易於搭配零賓語：賓語若指涉第一、二人稱，但說話者不願明白的指出。這種句式通常用在較莊重的場合中。我們認爲，爲恭敬而有所不指呼，無論是在肯定句還是在否定句，都是適用的。例如：

200.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左傳・成公2年》）

兩個「許」的零賓語都是指第一人稱。

201. 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左傳・僖公22年》）

「從」的零賓語是指第二人稱。

202. 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戰國策・燕策三》）

此例「內」的零賓語爲第二人稱。

我們舉以上這種例子，只是想指出這是及物動詞不帶賓語的條件之一，而不是說第一二人稱一般可以「之」代之（雖然在上古漢語中「之」有時是可以指代第一、二人稱代詞的）。

三、特定動詞或介詞

一個及物動詞如果賓語在肯定句中易於承前省略（也就是帶零賓語），相對的在否定句中也易於承前省。這也就是說及物動詞可否承前省賓語，在肯定句和否定句中常有平行之處。有些動詞或介詞易於承前省賓（如「使」、「令」、「請」、「以」、「爲」、「與」等）。例如介詞「以」的賓語經常承前省，用「之」的例子很少。以此推及否定句，「以」不搭配「弗」字也應是常例。就先秦的一般情況而言，及物動詞在肯定句中用「之」與否若是較自由，則在否定句中「不」、「弗」兩可的情形就比較常見。如「聽」、「從」即是這種搭配較自由的動詞。

一個句子如果有「能」、「敢」之類的助動詞，就足以判定主語爲施事，因此有時即使賓語缺位，其所隱含也可推知，也就因此零賓語與「之」有可以互換的條件。據此理，「不能V」是可能用如「弗能V」的。例如：

203. 趙**不能聽**，逐井忌，誅於秦。（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四、特定句式

否定句是否省賓亦當與某些特定句式相關（其中部分或應歸之修辭現象）。到底有哪些句式涉及「之」的省略尚有待研究，以下且試舉數種否定句可能選擇零賓語的情況：

正反問句型的否定句以及其答句的賓語可承前省略。如：

204. 今三晉之**敢據薛公與不敢據**，臣未之識。雖使**據之**，…（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205. 免老告人以爲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206. 今郡守**爲廷不爲？爲殿**（也）。（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或爲修辭故，對比句有時以「不」對「弗」。如：

207. 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戰國策・燕策二》）

208.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孟子・離婁上》）

動詞的受事賓語若是移到主語位置，則賓位不能具有語音形式。由此應可推知：否定的受事主語句否定詞應是「不」而不是「弗」；一個否定句的否定詞如

果是「弗」，則主語位置通常不是受事者而是施事者。以此証之先秦，情況大致符合。例如：

209.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央（殃）。（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

210. 薛公…欲以殘宋，取進〈淮〉北，宋不殘，**進〈淮〉北不得**。以齊封奉陽君，使梁（梁）乾（韓）皆效地，欲以取勺（趙），**勺（趙）是（氏）不得**。身衛（率）梁（梁）王與成陽君，北面而朝奉陽君于邯鄲，而**勺（趙）是（氏）不得**。（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211. 徒食、敦（屯）長、僕射弗告，貲戍一歲；**令、尉、士吏弗得**，貲一甲。…**縣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將者弗得**，貲一甲。…**吏部弗得**，及令、丞貲各一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以上或用「不得」或用「弗得」，「不得」的主語是受事者，「弗得」的主語是施事者。

212. 甲殺人，**不覺**，今甲病死已葬，人乃後告甲。（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213. 甲盜不盈一錢，行乙室，**乙弗覺**，問乙論可（何）殹（也）？（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以上或用「不覺」或用「弗覺」，「不覺」義爲「不被發覺」，主語當爲受事者（只是主語剛好承前省），「弗覺」的主語則是施事者。

伍、「弗」、「勿」的演化

「弗」、「勿」雖然源自拼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功能終究是有所轉化的。《詩經》以下的先秦文獻例外較少，因此轉變較有限，但甲、金文及《尚書》則不然。本節要針對這類資料的現象提出一個說明，同時也要推擬漢代「弗」字演化的一個概況。最後還要說明拼合說對「弗」、「勿」的演變以及此說對其他說法可能構成的作用。

5.1 甲、金文與《尚書》中「弗」的違例問題

《尚書》無論是今本還是敦煌本，都有不少「弗」字例是不合丁呂通則的，此書及物動詞帶賓語或使用不及物動詞的比例都異常的高。[108] 甲、金文中「弗」的用法也和《尚書》相類。因此頗有人以此來反對拼合說。但試觀《詩經》以下的先秦文獻，「弗」的用法符合丁呂通則的並不下於九成五，這和甲文、金文、《尚書》等是有明顯差異的，我們以爲：不能以甲、金文及《尚書》的現象來抹煞其他古籍的這個事實。我們應先承認這個差異，然後再試著來推敲爲什麼會有這種差異。

過去以甲、金文及《尚書》來反對拼合說的最大理由是：甲、金文及《尚書》等較早的材料都有不少違背丁呂通則的例子，既然其時代還在其他先秦傳世典籍之前，如果合音的假說可以接受，那就和接受語言歷史爲可逆的沒有什麼差別。[109] 假如我們既接受拼合說，又認爲先秦古籍是甲、金文及《尚書》的方言直接繼承者，那麼「弗」的這種變化確實是一種歷史倒退，在語言學上也得不到解釋。可是如果我們放棄這種線性思考，那麼其間的差異便不是不能解釋的。甲文、金文、《尚書》和其他先秦古籍在方言上可能並非直接繼承的關係，因爲除了句法上的一些不同以外，[110] 常用的詞彙也有相當明顯的差異，[111] 這似乎不是僅由時距就可以解釋的。我們有如下的看法：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中心往往是語言接觸的密集地帶，語言的變化相對較快，而離政治中心較遠的邊陲地區語言的接觸大抵較少，語言的變化就相對較穩定。甲、金文及《尚書》中的語言大致是反映當時領導階級的語言，這些人和政治中心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甲、金文及《尚書》中的語言是反映當時演變較劇烈的方言應是合理的推測。從春秋晚期到戰國時代，因列國地位以及庶民階級的抬頭，使得原先在演變上較保守的方言也得以嶄露頭角，我們認爲《詩經》以下

---

[108] 因種種因素，《尚書》在傳授中是難免產生訛誤的，這裡姑且不談。

[109] 呂叔湘 (1955) 雖得出「勿」相當「毋之」的結論，但基於這個理由而不接受拼合說。

[110] 魏培泉 (1993：775-778) 在比較先秦典籍和甲骨文「於」詞組語序的異同後，也提出二者是源自不同方言的解釋。

[111]《尚書》（今文）和西漢作品中的常用詞彙頗有差異，《史記》在引《尚書》文字的時候，只好以當時能夠理解的語言對譯。《尚書》文字並不多，西漢人在傳習時卻有那麼多紛爭，西漢和《尚書》詞彙的差異恐怕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

的先秦文獻大致就是反映這類較保守的方言的。[112] 因此表面上語言的變化似乎呈現逆反之勢，其實只是不同方言成爲優勢方言的時期不同所造成的。[113]

至於甲、金文及《尚書》「弗」、「勿」的功能實際上如何發展，與「不」、「毋」有何不同，由於材料的限制及釋讀的困難，已是見仁見智，難有定論了。

5.2. 漢代「弗」的用例及例外問題

除了少數著作，「弗」、「不」在出土的先秦文獻中句法的對比大抵是嚴整的，到了秦漢之際的《奏讞書》中，「弗」、「不」的這種對比仍相當清楚。

《史記》中可以看到一些改「弗」爲「不」的現象。如：〈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引了一些《尚書》的文字，其中《尚書》今本作「弗」的在《史記》中都作「不」（共11次）。更有趣的是，在這幾卷中，引書之外的敘事片段一般仍用「弗」。如〈殷本紀〉有「王子比干諫，弗聽」用「弗」，隔幾句引《尚書》文字，裡面有「今我民罔不欲喪」一句，其中的「不」今《尚書》作「弗」。此外，《國語・周語上》有一段亦見於〈周本紀〉中，其中的「莫弗欣喜」在〈周本紀〉中作「無不欣喜」。

從〈五帝本紀〉到〈周本紀〉「弗」字一共也不過才出現10個，可是以甲、金文和《今文尚書》的情況看來，西周以前「弗」是常見的。因此在《史記》這四個本紀中無論是直接引用或者是改寫古文獻，「弗」的使用率可能已有相當大的變化。《史記》的這種情形有如下幾種可能的成因：一是後人改《史記》；一是後人改《尚書》；一是太史公改《尚書》。如果是後者，我們就可以藉此來考察《史記》當時用法的實際情況。但同時有兩種或三種因素在其中共同運作也是不無可能的，因情況複雜，使人難以斷定《史記》「弗」的改動究竟原因爲何。

無論如何，包括《史記》在內，西漢的早期著作「弗」的使用率仍比西漢的晚期著作要高。《史記》的「弗」有318次，其中可能還有不少是承襲自古文獻

---

[112]《詩・大雅・抑》的「弗念厥紹」和《詩・小雅・節南山》的「勿罔君子」要算是違背丁呂通則之例的話，也是時間相對較早的。這兩篇前者大概作於西周，後者大約作於東周初。

[113] 魏培泉 (1997：588) 也從處置式的發展上指出歷史文獻中的語言和政治中心的關係，並認爲歷史証據可以支持方言多線發展的觀點。

的，但其他西漢早期的書如《新書》有96次，《春秋繁露》有76次，《淮南子》有265次，比起較常用「弗」的先秦文獻來也還不算怎麼遜色。以其見頻而言，這些書的「弗」後來是否受帝諱的影響而遭到修改頗值得懷疑，可能這些書在西漢後期受到的注意遠不如先秦的刑名道法之學，因此「弗」受到改竄的較少。[114]

在東西漢之際的作品都很少用「弗」。如《新序》4次、《說苑》23次、《列女傳》2次、《鹽鐵論》1次、《法言》0次，其「弗」字的稀少接近先秦傳世文獻中的道家類、法家類、兵家類著作。《說苑》的「弗」字看來較多，但同書的「不」還在「弗」的百倍之上。和先秦傳世文獻情況不同的是，先秦傳世文獻的「弗」顯然經過相當幅度的修改，可証之於出土文獻的同源著作，但東西漢之際的作品應當是作者自動自發的結果。[115] 東漢初的《漢書》是部鉅著，總字數比《史記》更多，但「弗」卻少得多了，總共也不過195次，其中有不少還是承自《史記》或其他西漢文獻的。我們幾乎可以說：在其時，「弗」在書寫上幾乎被「不」給取代了。

如果東西漢之際「弗」的少用是因爲帝諱，那麼在實際的語言上是否有「弗」、「不」的區別就很難判斷。因此實際上有兩種可能：一爲當時實際上不需要分別；其二爲口語有別，而文字不別。無論是哪一種可能，今日恐怕已難以驗証了。如果是第一種，「不」在當時是唸作「弗」還是「不」當視方言而定，以今日「不」在各方言的讀音推想，當時有可能在文字上是寫作「不」而在某些方言中是唸作「弗」的。[116]

5.3. 從演變的觀點來看拼合說

在注33中提到，呂叔湘 (1955：24) 雖認爲「勿」含有「之」，但卻又說是由辭氣之強弱轉來。我們以爲，就語言演化而言，說「弗」、「勿」之內含「之」是由表語勢強弱的「弗」、「勿」轉來，還不如說表語勢強弱的「弗」、

---

[114] 實際上我們偶然也看到今本作「不」而他書引之作「弗」之例（如《太平御覽》引《淮南子》）。

[115] 但今本「弗」的數目卻也未必是完全維持原舊的，因爲偶然也可以看到今本作「不」而他書引之作「弗」之例（如《太平御覽》引《說苑》、《列女傳》）。

[116] 丁聲樹 (1933：996) 引李方桂的說法，說廣州、北京雖文字寫作「不」，但讀音其實是由《切韻》的「弗」來的。

「勿」是由含有「之」的「弗」、「勿」轉成來得好解釋。無論「弗」、「勿」原本是用來區別語勢也好，或者是用來表示其他的語用、語意功能也好，要解釋這麼樣的一個否定詞如何發展爲含有相當「之」的成素是需要一個相當迂曲複雜的解釋的，無論對誰來說都是高難度的挑戰；但是相反的，說「弗」、「勿」因含「之」而發展爲表示較強的語勢卻是一個簡易直截的解釋。如果說「弗」、「勿」在歷史上曾有一個階段相當「不之」、「毋之」，那麼除了拼合說，很難在淵源上找到別的更好的解釋。此外，如果說「弗」、「勿」僅是和一個及物動詞有「共諧」(agreement) 關係的否定詞，那還好說，但如果說這種共諧關係還涉及一個相當「之」的賓語，那麼除了尋求歷史演化的解釋以外，實在很難想像上古漢語「弗」、「勿」和「不」、「毋」這樣的對比是怎麼創造出來的。

從演變的觀點看，拼合說也不一定和其他說法相衝突。如第壹節所述，Serruys 指出，「弗」在甲骨文中是搭配主動的、及物的動詞，「不」是搭配狀態的、不及物的動詞。如果這個觀察爲是，那麼其產生之緣由可以推想如下：「弗」本來相當「不之」，雖然在甲骨文中功能已有所轉化，但是所搭配的動詞仍限制爲及物動詞；在另一方面，「不」原先也搭配述賓結構，但這個用法也逐漸受到「弗」的取代，因此「不」所搭配的動詞轉爲以不及物動詞爲主。

我們認爲，輕重說也不一定和拼合說不能並存，而且合併二說可能還更能說明「弗」、「勿」的歷史演變。如果「弗」、「勿」和「不」、「毋」在歷史上有一個階段是以輕重來對比的，那麼其成因可能如下：「弗」、「勿」原來含有定指的「之」，使得它在焦點的表現上不同於帶賓語的「不」、「毋」字句，進而造成它的語氣強於「不」、「毋」字句。以「弗」、「不」的對比來說，「不」常否定動賓詞組，其賓語名詞組一般爲新訊息，是吸引人們注意的焦點所在，而「弗」字句隱含的賓語基本上爲已知，注意力不易轉移至此，因此就否定詞而言，「弗」的否定強度相對上就顯得大於「不」。再加上「弗」的數量原本比「不」少，因此顯得比「不」更特殊。基於上述原因，當「弗」等於「不之」的這條規律逐漸淡出之時，「弗」轉爲強調之用是很自然的。最後由於「弗」新舊功能的錯雜，以及強調之運用較涉及主觀，不易把捉，使得「弗」的功能呈現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因而很容易不斷的發生變化，最後的結果就是和「不」混而爲一了。這也就是爲什麼人們對先秦文獻「弗」的功能會有這麼多歧見的緣故。固然來自片面的認識與主觀的強解在所難免，但其中也或多或少是反映了「弗」在轉變中所呈現出來的一個面相。

陸、結論

本文對拼合說可以說是從如下兩方面來証成的：在積極面，本文從幾種語法現象來補証「弗」、「勿」源自拼合；在消極面，我們降低了「弗」、「勿」實際違例的數目，並從避諱及語言兩項因素來解釋何以「不」有時會用如「弗」。本文的証據顯示，拼合說可以適切的解釋各否定詞在搭配上的不平衡現象。總之，即使「弗」、「勿」有一些違背通則的例子，或者「弗」、「勿」的功能隨著歷史的潮流而有所變轉，還是難以否定「弗」、「勿」是源自拼合的。其中「弗」尤其特別，即使西漢以來有不少「弗」因避諱而改爲「不」，但我們還能藉著現存的資料來推定它的來源。「弗」、「勿」原本含「之」的這個歷史對後世仍有影響，儘管後人不再意識到這個事實，但是還常不自覺的服從原有的使用限制。拼合說不但適切的解釋了現有的語言現象，而且對「弗」、「勿」的演變也可以提供更好的解釋。

（本文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通過刊登）

表一：先秦文獻中否定詞「不」、「弗」後接代詞賓語的分布[117]

	不我	不吾	不余(予)	不女(汝)	不爾	不是	不此	不己	不之	弗之	**總計**
詩　經	38			1	9						**48**
周　易	1										**1**
儀　禮											**0**
周　禮										2	**2**
左　傳	7	5	3	5		2	1				**23**
國　語	2	2				3					**7**
論　語	1	2			1			3			**7**
墨　子		1							1	2	**4**
孟　子	2										**2**
莊　子	3	3						2			**8**
荀　子				1			3	1			**5**
韓非子	2			1				1			**4**
呂氏春秋	3	4					2	3	1		**13**
商君書									1		**1**
戰國策	2	2						3		1	**8**
管　子	1	2		1							**4**
晏　子	1						1				**2**
禮　記	3									5	**8**
公羊傳					2						2
穀梁傳											0
總　計	**66**	**21**	**3**	**9**	**12**	**5**	**7**	**13**	**3**	**10**	**149**

[117] 凡是否定詞「不」後未見的代詞就不列入表中（表二、三、四例此）。如「不」後未見「彼」，「弗」後除了「之」以外未見其他的代詞。

表二：先秦文獻中否定詞「毋」、「勿」後接代詞賓語的分布

	毋我	毋吾	毋余(予)	毋爾	毋是	毋此	毋己	毋之	勿之	總計
詩　經	3									**3**
周　易										**0**
儀　禮										**0**
周　禮										**0**
左　傳	4			1	1					**6**
國　語			1							**1**
論　語		1								**1**
墨　子										**0**
孟　子										**0**
莊　子							1			**1**
荀　子								8		**8**
韓非子										**0**
呂氏春秋						3				**3**
商君書										**0**
戰國策	1							1		**2**
管　子										**0**
晏　子										**0**
禮　記									2	**2**
公羊傳										**0**
穀梁傳										**0**
總　計	**8**	**1**	**1**	**1**	**1**	**3**	**1**	**9**	**2**	**27**

表三：先秦文獻中否定詞「未」後接代詞賓語的分布

	未我	未吾	未女（汝）	未爾	未是	未之	**總計**
詩　經							**0**
周　易						1	**1**
儀　禮						1	**1**
周　禮							**0**
左　傳			1	1	1	16	**19**
國　語		1				3	**4**
論　語						6	**6**
墨　子	1					4	**5**
孟　子						16	**16**
莊　子						7	**7**
荀　子						1	**1**
韓非子						4	**4**
呂氏春秋						12	**12**
商君書						1	**1**
戰國策						6	**6**
管　子		2				15	**17**
晏　子						1	**1**
禮　記						18	**18**
公羊傳						8	**8**
穀梁傳							0
總　計	**1**	**3**	**1**	**1**	**1**	**120**	**127**

表四：先秦文獻中否定詞「莫」後接代詞賓語的分布

	莫我	莫吾	莫余（予）	莫女（汝）	莫己	莫之	**總計**
詩　經	11		2			4	**17**
周　易						6	**6**
儀　禮							**0**
周　禮						1	**1**
左　傳			4			14	**18**
國　語	2					9	**11**
論　語	1		1		2	3	**7**
墨　子						6	**6**
孟　子	1					13	**14**
莊　子	1			1		14	**16**
荀　子	1				1	27	**29**
韓非子						9	**9**
呂氏春秋		1				21	**22**
商君書						5	**5**
戰國策						6	**6**
管　子					1	42	**43**
晏　子		1				4	**5**
禮　記						3	**3**
公羊傳						1	**1**
穀梁傳						1	**1**
總　計	**17**	**2**	**7**	**1**	**4**	**189**	**220**

表五：先秦傳世文獻中否定詞「弗」搭配動詞及賓語的分布[118]

	A*	B	C1	C2	C3	D	總計
詩　經	24	3			1		**28**
周　易	18	4					**22**
儀　禮	4						**4**
周　禮	11	2	2 (1)**				**15**
左　傳	321	43		3	2 (1)	4	**373**
國　語	78	12		1	1		**92**
論　語	5						**5**
墨　子[119]	32	13	2			1 (0)	**48**
孟　子	29	6		1		3 (2)	**39**
莊　子	25	8		1		1	**35**
荀　子	3	1					**4**
韓非子[120]	66	13		1	3		**83**
呂氏春秋[121]	120	24		1		1	**146**
商君書[122]			2 (0)				**2**
戰國策	97	16	1	3 (0)	1	1	**119**
管　子	4	1					**5**
晏　子	6						**6**
禮　記	146	33	5	2 (0)	2	4	**192**
穀梁傳[123]	43	1			3		**47**
總　計	**1032**	**180**	**12 (9)**	**13 (8)**	**13 (12)**	**15 (13)**	**1265**

* 從表五到表七，第一列中的A欄和B欄是否定詞可以分析爲含有「之」的，是屬於合乎丁呂通則的；C欄和D欄是否定詞不可以分析爲含「之」的，算是例外。其各項意涵如下：

A: 否定詞所含的「之」可以分析爲如下幾類詞的賓語：一、及物動詞（限於和「之」有選擇限制的謂語中心詞，並不包括助動詞）；二、介詞；三、準及物動詞（「之」在這裡其實是補語，統計時視同賓語）；四、相當及物動詞的名謂詞。

B: 謂語中心詞是使成動詞。

C1:「否定詞＋之＋V」。這裡的「之」也包括其他的定指代詞。

C2:「否定詞＋V＋之」。這裡的「之」也包括其他的定指代詞。

C3:「否定詞＋V＋NP」。這裡的NP並不包括代詞。

D: 是難以歸入C欄的其他例外。

** 從表五到表七，凡是另有異文而表現合乎丁呂通則的例子我們計數時都仍列入例外欄中（即C欄和D欄），不過另以括孤內的數字來表示減去這些例子以後的數據。

---

[118] 表五不列《公羊傳》，是因爲其中的「弗」都是引《春秋》經文的，不具統計的意義。

[119]《墨子》的「弗」實際上有64次。其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雖也有16個「弗」，但這類文字的解釋易有仁智之見，所以都不予計入。

[120]《韓非子・五蠹》「聚弗靡之財」中的「弗靡」因文字和釋義有爭議，不計入。

[121]《呂氏春秋・博志》的「馬弗及至」一句因有脫衍問題不予計入。

[122] 有兩個「弗」字句代詞「我」只移到「敢」後（例見本文例31），暫時列入C1欄下。

[123]《穀梁傳》「弗」實際上爲53次，不過有6次是引經以起傳文，不計在內。

表六：先秦及秦代出土文獻否定詞「弗」搭配動詞及賓語的分布[124]

	A	B	C1	C2	C3	D	總計
儀禮甲本	6	2					**8**
論語[125]	19	1	1				**21**
老子乙本[126]	29	8					**37**
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127]	32	7		3			**42**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128]	29	5					**34**
春秋事語	17	1			1		**19**
戰國縱橫家書	22	3					**25**
孫子兵法[129]	10	2					**12**
孫臏兵法[130]	8	2					**10**
晏子[131]	12	1					**13**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9	1					**10**
秦律十八種	16	4		1	1		**22**
效律	6						**6**
秦律雜抄	8	2					**10**
法律答問	28	3			1		**32**
總 計	**251**	**42**	**1**	**4**	**3**	**0**	**301**

[124] 表六中的各出土文獻凡是「弗」、「勿」本字殘損或臨接其後的文字有一二字因斷爛缺損而使得「弗」、「勿」是否帶賓語難以確定者不計在內（即使可以借他本的對勘來還原，仍然不予計入）。如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弗」實際上有38次，今只計37次。

[125] 定縣簡本《論語》的「弗」應有25個，但有4例因涉及文字漫滅及鄰近之字有殘損的問題而不計在內。

[126] 這裡的《老子》指的是馬王堆的《老子》。郭店《老子》甲、乙、丙三本合起來文字量大約只有今本的一半（三本之間只有甲、丙本間有很少的重疊），而且「弗」的用法可說和馬王堆的《老子》是一致的，因此這裡不列統計。儘管馬王堆《老子》甲本和乙本因出土情況而使得保存的文字有所出入，「弗」字出現的次數也不同（甲本較少，其中有4次「弗」的鄰接字有缺損，扣除這4次不計就只得25次），但表六只列乙本，未列甲本，一方面固然是爲了避免統計上的重複；另一方面是二者在「弗」字的使用上可說沒有什麼差異（因此甲本在「弗」的使用上也未見有違背丁呂通則的）。

[127] 表六的《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包括〈五行〉、〈九主〉、〈明君〉、〈德聖〉諸篇。

[128] 表六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包括〈經法〉、〈十六經〉、〈稱〉、〈道原〉諸篇。

[129] 其中上篇（對應今本十三篇者）只有4個「弗」。

[130] 此處《孫臏兵法》是根據一九八五年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如果包括一九七五年通俗本的下篇則共計25次，其中A類有21次，B類有4次。

[131] 簡本《晏子》雖是殘卷，文字量離今本還頗有一段距離，但「弗」的用例卻非今本可比，因此我們把傳世本以及簡本的統計都列出來。

表七、先秦傳世文獻中否定詞「勿」搭配動詞及賓語的分布

	A	B	C1	C2	C3	D	總計
詩　經	15	2			2		**19**
周　易[132]	36	2		1	1		**40**
儀　禮	2	2					**4**
周　禮	1						**1**
左　傳	35	7		1			**43**
國　語	23	2					**25**
論　語	11	2					**13**
墨　子[133]	21	9			1		**31**
孟　子	19	3		1	1		**24**
莊　子	5	10		2	1 (0)		**18**
荀　子[134]	12	5		1			**18**
韓非子	17	12		1 (0)	1		**31**
呂氏春秋	24	6		2			**32**
商君書	4						**4**
戰國策	65	8		1 (0)	3		**77**
管　子[135]	52	23		2 (1)			**77**
晏　子	17	10			4 (1)		**31**
禮　記	16	3	2		1		**22**
公羊傳	**6**						**6**
穀梁傳	1						**1**
總　計	**382**	**106**	**2**	**12 (9)**	**15 (11)**	**0**	**517**

[132]《周易》因爲在解釋上易有歧解，因此這裡的統計難免會有不同的看法。

[133]《墨子》的「勿」實際上有40次。其中〈經說上〉、〈經說下〉雖有4個「勿」，但因墨經的文字解釋易有仁智之見，所以都不予計入。又〈備穴〉的「柱者勿燒」及「勿爲陛與石」、〈備蛾傅〉的「勿令魚鱗三」、〈號令〉的「勿令里巷中」、〈雜守〉的「勿積魚鱗簪」等五句有解讀或脫衍的問題，其「勿」字都不予計入。

[134]《荀子・王制》「而勿忘棲遲薛越也」一句因「棲遲薛越」釋義不明而不計入。依其下文，「棲遲」、「薛越」似可以「之」爲賓語。

[135]《管子・白心》的「空然勿兩之」一例因有誤訛的問題而不予計入。

附錄一：先秦典籍中「弗」、「勿」用法與丁呂通則相違之句例

先秦古籍中有些「弗」、「勿」例用法不合丁呂通則，茲錄於下，以供參考。此處所錄並不包括《尚書》及甲、金文，因這些材料中違例者甚夥。至於出土文獻，此處儘可能列舉我們所見到的。《日書》因爲解讀上比較成問題，暫時略過。但以我們目前的了解，只有一個例子像是例外（即下引之例73）。

一、「弗之V」、「勿之V」

「弗之V」的例子如：

1. 東方自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墨子・非攻中》）
2. 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墨子・魯問》）
3. 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戰國策・韓策一》）
4.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禮記・檀弓上》）
5.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禮記・禮器》）
6.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周禮・考工記》）
7.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濿**也。（《周禮・考工記》）

此例的「亦弗之濿也」，《太平御覽》卷七七六引作「亦弗濿」。[136]

出土文獻的例子如：

8. 【亦】可以**弗之畔**矣夫！（定縣簡本《論語》）今《論語・雍也》「弗」後無「之」字，吐魯番出土唐寫本《論語》同（64TAM27: 36(b), 37(b)）。

「勿之V」的例子如：

---

[136] 凡有異文之諸例在表五和表七中都暫列在例外欄中，但在該欄下的統計數字之後另有括弧起來的數字，是扣除這些例子所得的數目。

9.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禮記・檀弓上》）

二、「弗V之」、「勿V之」

在先秦傳世文獻中，「弗V之」的例子如：

10. 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左傳・宣公6年》）
11. 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左傳・昭公元年》）
12. 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國語・越語下》）[137]
13. 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孟子・告子上》）
14.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莊子・大宗師》）
15. **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韓非子・姦劫弒臣》）
16. 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呂氏春秋・尊師》）

至少有5個「弗」字例今本有異文。如：

17. 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戰國策・魏策四》）

例17前兩個「弗」字句的「之」字或本無，後一例「之」字或本作「也」。

18.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禮記・中庸》）

---

[137] 這個例子有點像成語，《管子》也引之而稍有變異。如：

1.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管子・勢第》）

例12的「弗爲人客」一句也是違例用法。以例12的上下文及《管子》他處之文爲參照，例12的「弗」字句疑爲後人臆改。

19.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禮記・中庸》）

以上二例「弗」或本作「不」。這二例在表五中也是列爲例外。

「弗」之後很少有「之」以外的代詞，僅見一例。如：[138]

20. 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左傳・昭公11年》）

在表五的統計中，我們把這個例子歸入「弗V之」項下。

先秦與秦代的出土文獻的「弗V之」之例如下：[139]

21. 有米委賜，稟禾嫁公，盡九月，其人**弗取之**，勿鼠（予）。（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
22. 无罪而殺人，有死**弗爲之**矣。（馬王堆帛書《五行》）
23. 居而不問尊長者，不義則**弗爲之**矣，何居？（馬王堆帛書《五行》）
24. 交諸父母之廁（側），爲諸？則有死**弗爲之**矣。交諸兄弟之廁（側），亦弗爲也。交【諸】邦人之廁（側），亦弗爲也。（馬王堆帛書《五行》）

馬王堆帛書《五行》這三個例子俱屬傳文，因此未見於只有經文的郭店簡本《五行》。《五行》的傳文應屬後添，因此這種不合丁呂通則之例應是產生於較《五行》經文時代爲晚者。

25. 求其心又（有）爲也，**弗得之**㠯（矣）。（郭店竹簡〈性自命出〉）
26. 能與之齊，終身**弗改之**㠯（矣）。（郭店竹簡〈六德〉）
27. 唯（雖）堇（厚）其命，**民弗從之恆**（矣）。（郭店竹簡〈成之聞之〉）
28. 人唯（雖）曰不利，虐（吾）**弗信之**矣。（郭店竹簡〈緇衣〉）今《禮記・緇衣》作「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140]

---

[138] 附錄一例54的「子」我們計爲名詞。「子」原是名詞，在否定句中一般不提前（偶然也有移前之例，可能是也被分析爲代詞的緣故），因此該例計爲「弗V＋NP」的例外。

[139] 今本《論語》有如例1之例，這個例子在定縣簡本《論語》中也有，只是「之」字殘損（這個出土材料圖版尚未公布，文物出版社的隸定本作「吾弗智〔之矣〕」）。

1.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論語・泰伯》）

[140] 但在《禮記・表記》中也有如下類似的句子，卻是用「弗」字。

1.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我**弗信**也。」

29. 子曰：生（性）文武也，雖強學，是**弗能及之**矣。（馬王堆帛書〈易之義〉）

從例25到例29等5個例子並未列入表六中的統計。

在先秦傳世文獻中「勿V之」有10個例子，其中至少有三個例子「勿」字句有異文問題；出土文獻中則未見此例。如：

30.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周易・益・九五》）

31. 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孟子・梁惠王下》）

32.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无咎。…」（《莊子・漁父》）

33.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莊子・人間世》）

34. 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荀子・天論》）

35. 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呂氏春秋・精諭》）

36. 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呂氏春秋・尊師》）

37. 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戰國策・韓策二》）

《韓非子・說林上》也有「彭善謂鄭王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之語，與例37之文有所出入。

38. 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韓非子・難三》）

《韓非子》此例下文有「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就不見有「之」字。此外，《戰國策・秦策四》、《史記・魏世家》同作「願王之勿易也」，「之」字位置不同。

39. **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管子・內業》）

此例「諸」相當「之於」，因此應算是重複了一個「之」。但類似的話亦見《莊子・庚桑楚》，作「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管子》這個「勿」字句有可能是以意引之而轉誤。

在表七中例37至例39等三例仍列作例外。

「勿」之後不提前的代詞也很少有「之」以外的代詞，僅見兩例。如下：

40. 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左傳・哀公12年》）

41. 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管子・權修》）

在表七的統計中，我們把這兩個例子歸入「勿V之」項（即C2欄）下。

三、「弗V＋NP」、「勿V＋NP」

這種例外在先秦文獻中，除了甲、金文和《尚書》以外並非很多。傳世文獻中「弗V＋NP」的例子如：

42.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詩・大雅・抑》）

43. 鮑先入晉地，士紓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左傳・襄公11年》）

44. 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國語・越語下》）

45. 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韓非子・難一》）

46.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韓非子・難一》）

47.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韓非子・顯學》）

48. 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戰國策・東周策》）

49.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禮記・祭義》）

50. 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禮記・儒行》）

51. 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穀梁傳・桓公7年》）

52. 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穀梁傳・文公14年》）

53.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穀梁傳・襄公10年》）

54. 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左傳・莊公11年》）

例54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作「【曰：始】吾敬子，今子魯之囚也，吾不敬子矣」。

出土文獻中「弗V＋NP」的例子如：[141]

55. 不□□是以二【子】**弗知畏難**而□（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

56. ……其官亟置嗇夫。過二月**弗置嗇夫**，令、丞爲不從令。（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內史雜》）

57. 人固買（賣），子小不可別，**弗買（賣）子母**謂殿（也）。（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勿V＋NP」的例子如：

58.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周易・泰・上六》）

上古漢語有「勿用V」，其中「用」可能相當介詞，因此「勿用師」也有可能義爲「勿用行師」，「師」用爲動詞。但此例暫且仍列爲例外。

59.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詩・豳・東山》）

60.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詩・小雅・節南山》）

就傳統的解釋，例59和例60都是動詞帶賓語的結構。不過詩句的語序的自由度往往非一般散文可比，再者《詩經》傳統的解釋有時也不見得正確。

61. 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墨子・兼愛下》）

62. 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63.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晏子・內篇上第一》）

例63《說苑・正諫》所作同。不過此例「勿傷」和「吾仁也」之間或許可以斷開來讀。

64. 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戰國策・秦策二》）

65. 願君**勿以齊爲心**。（《戰國策・齊策三》）

---

[141] 馬王堆帛書《五行》有如下一例，因動詞缺損不列入統計。

1.迣迣也□**弗【畏】**彊禦，果也。

這個例子是傳文中所引的經文，經文原作「□□不畏彊禦，果也」，郭店簡本所作同帛書經文。帛書傳文中的「弗」當爲作傳者或傳寫者所改。

66. 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戰國策・韓策一》）

67. **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禮記・檀弓下》）

68.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

例68呂叔湘 (1955：19) 並不視爲例外，他認爲「視」是意謂義的動詞，可以另有補足語，他以爲「勿視其巍巍然」就相當「無視之爲巍巍然」。但我們考察先秦語料，「視」並無用於「視之VP」的例子，因此此例我們仍然列作例外。

以下的例子「勿」字有異文作「毋」：

69.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莊子・庚桑楚》）

同樣的話〈庚桑楚〉同章另外又出現一次，作「全汝形，抱汝生，毋使汝思慮營營」。

70. 景公遊于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鯁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晏子・內篇雜上第五》）

《太平御覽》卷八九六、《事類賦》注引此丹書作「勿食反魚，無乘駑馬。」

71.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孫子・軍爭》）

本例銀雀山出土《孫子兵法》作「毋擊堂堂之陳（陣）」。

另外有幾個「勿」字句例有脫衍及解讀的問題，我們不計入（參表七附注）。

出土文獻之例如：

72. 它垣屬焉者，獨高其置芻廥及倉茅蓋者。**令人勿斬（近）舍**。非其官人殹（也），毋敢舍焉。（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內史雜》）

73. 春三月庚辛，夏三月壬癸，秋三月甲乙，冬三月丙丁，**勿筑（築）室**，大主死、癉，弗居。（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比較睡虎地《日書》甲種的「勿以筑（築）室」，這個例子的「勿筑（築）室」可能只是個縮簡的句子。

四、其他的例外

以上列舉的是「弗」、「勿」與V之後又帶賓語的例子，以下則是不能歸入以上諸類的例外。

以下幾個例子動詞是作格動詞，但似乎不能視爲使成用法：

74.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左傳・閔公2年》）

75. 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左傳・襄公8年》）

76. 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左傳・襄公9年》）

77. 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左傳・昭公12年》）

但這四例列作例外也不是完全沒有疑義，其共同特點是主語隱而未見，因此主語所指涉是施事還是受事並不清楚。

78. 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莊子・天運》）

例78動詞前有個名詞組，這個名詞組可能是主語或主題。如果是主題，則並非例外。[142]

以下二例有異文：

79. 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墨子・非儒下》）

或本「席不端弗坐」的「弗」作「不」；此外，《論語・鄉黨》有「席不正不坐」。

80.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梁惠王下》又有「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

有一個居徙動詞的例子頗費推敲：

81. 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禮記・檀弓上》）

「至」的代詞補語一般爲「焉」而非「之」，[143] 因此此例可視爲例外。

其他還有一些不屬上述情形的例外。如：

82.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

---

[142] 先秦漢語「主題」(topic) 可以有「之」作其「接應代詞」(resumptive pronoun)。

[143] 我們只見到一個「至之」的例子，即《易・乾》的「知至至之」。

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孟子・離婁上》）

此例「獲於上」、「信於友」若是分析爲被動式，那麼「獲」、「信」之後並不需要「之」，因此「弗獲於上」、「弗信於友」當視爲例外，這還可証之於同段的「不信於友」。另一個可能的分析是把「獲於上」、「信於友」分析爲「獲之於上」、「信之於友」的省說，這樣「弗信於友」和「不信於友」並存也有道理可說。不過這種說法就上下文以及句法看，大概不會爲一般人所接受，因此仍列爲例外。

83. 秦王以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戰國策・韓策一》）

「言」後可以有「之」並不成問題，因此「弗爲公言」的「弗」本可分析爲含有「之」，但是就文意上看，「言」的賓語當爲虛指，沒有特定的指涉，所以不應以「之」爲賓語。

84. 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禮記・曾子問》）

本例同時出現「弗」、「勿」，按理同句不會有兩個移前的「之」，因此如果「弗」、「勿」都含「之」，就違犯了這個規則。此例在統計時計爲「弗」的例外，列入表五的D項中。

85.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禮記・玉藻》）

這個例句孔穎達的解釋是「懷其核，不置於地」，如果此說無誤，那麼句法甚奇，疑有傳寫的問題。

86. 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禮記・玉藻》）

「盥」在先秦並沒有見到明確接賓語的例子，似當歸入不及物動詞，而且此例也看不出宜以「之」爲補語。

87. 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呂氏春秋・不苟》）

本例視爲例外的理由可參看2.22節。

附錄二：先秦古籍「弗」、「不」異文概述

古籍今本作「不」而其他同源材料作「弗」的例子不少，以下以先秦古籍爲範圍，概略描述「弗」、「不」隨版本而異的一個情況。[144] 至於古籍今本作「弗」而其他同源材料作「不」的則不在舉例之列。

《尚書》：

比起其他古籍，今本《尚書》中「弗」的使用頻率算是頗高的，[145] 似乎「弗」字大致都保存下來了，但敦煌唐寫本古文《尚書》諸殘卷去其複重也還有123例是對應今本《尚書》的「不」的，其中屬今文部分的有103次，屬於僞古文的有20次（此外，敦煌唐寫本中還有一本有一個「弗」對應今本的「非」）。[146] 又如在《昭明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的例句中使用「弗」字的也不過25例，其中竟然多達15例是對應今本《尚書》的「不」的。[147] 僅此二種資料，多出來的「弗」就比今本《尚書》現有的還多。[148] 假如敦煌寫本和《文選注》的編者

---

[144] 此處我們參考的類書以《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爲主，古注以《文選注》爲主。此外如《通典》、《文獻通考》亦所參酌。因本文作者學養有限，疏漏自是難免。欲窮其例，當俟諸長於校勘之學者。

[145] 今本《尚書》「弗」共108次，其中今文部分共58次，僞古文部分共50次。在討論「弗」、「不」的問題時，古文《尚書》是否爲僞有時是無關宏旨的，畢竟僞古文的來源一般也是根據其他古籍的。

[146] 敦煌本的古文《尚書》指的是用楷定古字寫的《尚書》。敦煌的《尚書》往往有重複的本子，通常各本作「弗」時是一致的。但是今本〈說命上〉「若跣弗視地」，「弗」字敦煌本伯二六四三所作同，伯二五一六則作「不」；又今本〈說命中〉「官不及私昵」及〈微子〉「我不顧行遯」，「不」字伯二五一六同，伯二六四三則作「弗」；又今本〈說命下〉「事不師古」，「不」字伯二六四三同，伯二五一六則作「弗」。也有今本作「弗」而敦煌本作「不」的。如今本〈洛誥〉「敘弗其絕」及〈多士〉的「弗弔」、「弗克庸帝、大淫泆」，其中的「弗」字伯二七四八作「不」。此外，敦煌本〈書序〉也有一個「弗」對應今本〈書序〉的「不」。

[147] 這裡的數目指的是不同例句之數，因此凡是文出同源者，不論出現多少次，都只算作一例。如今本《尚書・無逸》的「不遑暇食」，在《文選注》引作「弗皇暇食」的有2次（伯二七四八同），引作「弗遑暇食」的1次，《文選注》這個例句出現共三次，我們僅合併計爲一例。在以上所說的這15例當中，有5個例子是屬於古文《尚書》的部分。

[148] 合併敦煌各寫本重出的篇章，則在今本五十八篇中共只涉及二十七個篇目（其中〈舜

所用的本子比較接近《尚書》原本，那麼可以推想今本《尚書》原有不少「弗」被改作「不」了。[149] 由此可見，至少在唐代，《尚書》就有「弗」字比今本多出一倍不止的本子。此外又如今本《尚書・益稷》「誰敢不讓」，「不」在《春秋繁露・度制》引作「弗」。〈洪範〉「不畀洪範九疇」，《漢書・五行志》引之，「不」作「弗」。[150]〈牧誓〉的「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兩句，《藝文類聚》卷五九引之，「不」都作「弗」。〈呂刑〉「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在《通典》卷一六八引作「弗」。〈湯誥〉「不敢赦」，唐石經「不」作「弗」等。〈康誥〉「不敢侮鰥寡」，「不」在《太平御覽》卷五一四引作「弗」。〈咸有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及〈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中的四個「不」在《太平御覽》卷四五八引皆作「弗」。〈周官〉「政乃不迷」，「不」在《太平御覽》卷五九五引作「弗」。〈旅獒〉「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中

典〉有目無文），其中還有數篇且非全帙。由此可見唐寫本《尚書》「弗」字之多。事實上在唐寫本中否定詞「不」是很少見的，大多是用「弗」的。我們這裡因說明的方便而只舉出上述二種材料，並不是說同樣的例子在其他的傳世文獻中就不作「弗」，如《太平御覽》中就有好幾個「弗」是同於敦煌本而異於今本的。

149 敦煌本《尚書》的「弗」字句和《文選注》有相應的共4處，作「弗」是一致的。敦煌本《尚書》和《文選注》所引《尚書》的僞古文部分都有一些「弗」是對應今本的「不」。如果古文《尚書》爲東晉所僞，而敦煌本《尚書》和《文選注》代表較原始的用法，那麼當敦煌本《尚書》和《文選注》所引《尚書》的僞古文部分中的「弗」在今本《尚書》以及其他古籍引《尚書》同樣的句段時是作「不」不作「弗」時，敦煌本《尚書》和《文選注》的這些「弗」是怎麼來的便成了問題。因爲假如《尚書》的「弗」到唐時仍遠多於今本，那麼今本《尚書》不作「弗」而作「不」就有可能是唐人所改，但按理說唐人不應避西漢皇帝之諱，因此這一點便有可能成爲古文《尚書》爲眞的証據，與現有的知識相矛盾。有一個可能是在唐代本就流行兩種本子（只是就大體而言，實際上可能有多種異本。從其他皇帝諱字的避否也常因版本而異也可見此說可能非虛）：一種是「弗」字較多的，如敦煌寫本；一種是「弗」字較少的，如今本。這個想法雖可以說明唐代版本之異，但是少用「弗」的本子是怎麼產生的仍然構成問題。有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少用「弗」的本子是有人根據其他古籍所引《尚書》而在多用「弗」的本子上加工造成的。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古文《尚書》之僞並不晚於東漢（此僅就經文部分而言，孔傳當另論），難免因避諱而產生少用「弗」的本子，並與多用「弗」的本子並行。同仁陳鴻森先生告知，古文《尚書》之僞有可能不晚於東漢。或許「弗」、「不」的異同也可以作爲古文《尚書》成書年代的佐証之一。無論上面的解釋哪個爲是，無論易「弗」爲「不」的年代爲何，其源起都仍可歸諸避諱。

150 此例亦見《文選注》引，同作「弗」。

的兩個「不」在《太平御覽》卷九一四及卷八〇二引亦作「弗」。〈多士〉「罔不明德恤祀」，「不」在《太平御覽》卷五二四引作「弗」。[151] 此外，如〈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根據篇題孔疏引，「不」原當作「弗」。如此之類，難以盡舉。[152]《尚書》「弗」、「不」可因版本而有很大的差異，避諱是否唯一的原因就不是那麼容易斷言。《尚書》本身有不易解讀的問題，因此有時易「弗」爲「不」有可能是爲了讀者之便。此外，由於人們知道《尚書》的「弗」常被改爲「不」，難免沒有改回去的動作，以今律古，難說沒有矯枉過正之事，《尚書》中的「弗」字未嘗不可能原本有作「不」的。[153]

《詩經》：

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雖殘斷已甚，可供與今本比對者甚爲有限，但「弗」、「不」用法與今本是一致的。[154] 不過從其他文獻引《詩經》的情況看來，今本中還是有一些「不」是由「弗」改成的。如《詩經・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其中的「不」馬王堆帛書《五行》引作「弗」。就傳世典籍的引用看來，《詩經》有「弗」、「不」之異的並不多。如《詩經・大雅・皇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中的兩個「不」在《淮南子・詮言訓》和賈誼《新書・君道》中都作「弗」。[155]

《周易》：

今本《周易》經的部分「弗」有9次；傳的部分「弗」有13次，其中〈文言〉4次、〈象傳〉7次、〈繫辭〉2次。馬王堆帛書本《周易》經的部分「弗」有12次，其中9次對應今本的「弗」，2次對應今本的「不」；[156] 傳的部分〈繫辭〉4次、〈易之義〉6次、〈要〉4次、〈二三子問〉9次、〈繆和〉10次、〈昭

---

[151] 敦煌亦出土〈多士〉一種（伯2748），但此例亦同今本作「不」。

[152] 有些版本中還有些可能是衍文的「弗」，尚不在此數內。

[153] 如果是這樣，那麼僞古文的「弗」要作爲其成書年代的佐証便成爲問題。

[154] 釋文根據《文物》1984.8。

[155]《左傳》、《墨子》、《荀子》、《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等所引都同今本《詩經》。

[156] 另有一個例子是今本〈泰・九二〉的「朋亡得尚于中行」，馬王堆帛書〈泰・九二〉作「弗忘得尚于中行」。因文句頗有出入，可不計。

力〉10次，其中〈繫辭〉、〈易之義〉、〈要〉等三篇中對應今本〈繫辭〉的部分就有8個「弗」，其中只有2個「弗」是對應今本的「弗」，對應今本的「不」的卻有6個。[157] 由此可見就「弗」、「不」的關係而言，今本《周易》經的部分改動較少，但〈繫辭〉部分有較大幅度的改變。

《儀禮》：

今本《儀禮》「弗」只有4次，但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出土的《儀禮》甲本雖只有七篇，[158] 其中就有三篇有今本《儀禮》所無的「弗」，且共有8個。其中〈燕禮〉有2個，〈泰射〉有4個（即今本〈大射〉），〈服傳〉有2個。[159] 除了〈服傳〉有1個「弗」對應今本的「未」以外，其餘都對應今本的「不」。[160] 此外，《儀禮・士昏禮》有「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相對於此，《通典》卷一二七有「臣某之子弗教，唯恐不堪」，又卷一二九有「某之子弗教，恐弗堪」兩次。《通典》這裡的禮儀雖爲異代之禮，且已非士禮，但語句來源恐怕就是《儀禮》，而三處都是「弗教」而非「不教」。

《禮記》：

郭店簡本〈緇衣〉有3個「弗」字句是對應《禮記・緇衣》的「不」字句的。[161] 此外，《禮記・曲禮上》「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

---

[157] 傳世本《周易》經的部分即卦、爻辭，傳的部分包括〈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馬王堆帛書《周易》傳的部分有〈繫辭〉而無〈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但另有〈二三子問〉、〈易之義〉、〈要〉、〈繆和〉、〈昭力〉數篇，也可算是傳的部分。帛書本〈繫辭〉也只相當今本〈繫辭〉的大部分，但傳世本《周易》的〈繫辭下〉有部分文句也散見於帛書的〈易之義〉、〈要〉兩篇中。大抵來說，傳世本的〈繫辭〉大部分文句可以在帛書中的〈繫辭〉、〈易之義〉、〈要〉中找到。此外，〈說卦〉也有一段也見於〈易之義〉中。

[158] 武威出土的《儀禮》甲本有七篇（包括〈服傳〉一篇），乙本只有〈服傳〉一篇，丙本也只有〈喪服〉一篇（〈服傳〉本只指〈喪服〉的傳，但今本篇名無論稱作〈喪服〉或稱作〈喪服子夏傳〉，一般都是兼含經、記、傳三部分的）。

[159] 同墓出土的〈服傳〉乙本這兩處恰好都殘損，不過以甲、乙二本文字幾乎沒有明顯的差異看，乙本所作應同甲本。

[160] 〈燕禮〉有一個「弗更」，今本作「不易」，動詞不同。

[161] 這三個例句文字還有其他的出入。今本「亦不克由聖」，簡本作「亦弗迪聖」；今本

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中的「不問其所費」的「不」於《太平御覽》卷五六一作「弗」。又〈表記〉另有「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一段，與〈曲禮上〉此段文類，可能其中也有幾個「不」本當作「弗」。〈樂記〉有「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其中的「不」在〈祭義〉及《史記・樂書》則作「弗」。

《左傳》：

有的書引《左傳》文，還可以看到有「弗」字對應今本《左傳》的「不」。如《文選注》引《左傳》文有「敢弗良圖」、「子而弗圖」，此二句的「弗」在今本《左傳》昭公27年和29年的對應句中都作「不」。[162]《左傳・襄公25年》「弈者舉棋不定」中的「不」，《太平御覽》卷七五三引作「弗」。《左傳・桓公2年》「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中的「不」，《太平御覽》卷七五六引作「弗」。《左傳・昭公27年》引夏書的「辰不集于房」，而《尚書・胤征》作「辰弗集于房」，[163]《通典》卷七八、《文獻通考》卷八〇及卷二八二、《太平御覽》卷四所引皆同《尚書》作「弗」，因此應是今本《左傳》易「弗」爲「不」。又如《史記》至少有8個地方以「弗」對應《左傳》的「不」；[164]《漢書・五行志中》引《左傳》就有5個地方「弗」是對應《左傳》的「不」的。又《漢書・武五子傳》「弗戢，必自焚也」，應是對應《左傳・隱公3年》的「不戢，將自焚也」。又《左傳・成公14年》「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列女傳・衛姑定姜》「不」作「弗」。據此而言，《左傳》原來的「弗」字定不止今本所見。相對於此，《左傳》也至少有17個「弗」在《史記》中作「不」；《左

「吾不信也」，簡本作「虐弗信之矣」；今本「龜筮猶不能知也」，簡本作「龜筮猷弗知」。

[162]「敢弗良圖」的「弗」在《呂氏春秋・慎行》也作「不」。《左傳・昭公23年》還有「子弗良圖」句，或者也可用來支持「敢弗良圖」的「弗」是原有的形式。

[163] 此例雖出自《尚書》，但是屬僞古文部分，應是僞古文錄自《左傳》。

[164] 另外有個例子事同文類，但是否同源仍有疑義，不計在內。如《左傳・閔公2年》「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史記・燕召公世家》也有「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

傳》也有1個「弗」在《漢書・五行志》中作「不」（在〈五行志下〉）。這有可能是後人直接在《史記》、《漢書》上修改所致。

《國語》：

《國語・周語上》「……『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王不聽」《文獻通考》卷八七作「王弗聽」。〈周語中〉「『……狄，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王不聽」，《太平御覽》卷七九九引之，「王不聽」的「不」作「弗」。〈魯語上〉「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不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太平御覽》卷八八一引作「小賜不咸，民弗歸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晉語九〉「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說苑・貴德》作「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165]〈晉語九〉「主將適螻而麓不聞」的「不」，《太平御覽》卷九〇四引作「弗」。〈楚語上〉引《尚書・說命》「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與《孟子》所引同，但其中的「不」於今本及敦煌本《尚書》皆爲「弗」，《太平御覽》卷七二一引亦同。

《論語》：

如以《論語》阮本爲例，不包括專名，只有5個「弗」字，[166] 但在定縣的簡本《論語》殘卷中就可以看到有25個「弗」，其中且有24個「弗」字對應阮本的「不」，同作「弗」的只有一處。[167] 唯一相反的情形是阮本〈陽貨〉的「公山弗擾」的「弗」在簡本作「不」。[168] 簡本《論語》儘管因殘損而有不少缺漏，字

---

[165]《說苑・貴德》此例重兩「難」字，疑衍一字。

[166] 唐寫本有時還有以「不」對應今本的「弗」的。如《論語・八佾》「女弗能救與」的「弗」吐魯番唐寫本或作「不」(67 TAM 363: 8-1(a))。

[167] 其中有三個地方雖說是對應，但還得加幾句話補充說明。如今本〈憲問〉的「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簡本相應於「吾不信也」的是「吾弗…」，其中「弗」字下文殘斷，因此無法據以判斷是否用同樣的動詞。今本〈衛靈公〉的「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簡本相應的部分雖殘損，但可辨認爲作「仁弗能守」，並沒有「之」字，雖用法合乎「弗」的規律，但文字畢竟並非一一對應。今本〈微子〉的「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簡本與「不棄」相應的部分作「弗舍」，動詞也不同。

[168] 在今本中，這個例子並非所有版本都作「弗」，至少皇本和高麗本也作「不」。在我們的統計中，專名都是除外的，本可不論。這裡特別指出這一點，主要是因爲就避諱的通

數不及今本的二分之一，但是卻還有這麼多的「弗」，且幾乎都對應傳世本的「不」。此外，《史記》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中引自《論語》的文句中也有6個「弗」是對應今本《論語》的「不」的；《漢書・藝文志》也有一個「弗」對應今本《論語・微子》的「不」。[169] 這些「弗」字句，剛好在簡本現存章節之外，因此以簡本《論語》再加上《史記》、《漢書》這兩種材料，「弗」字就已經比今本《論語》還多出31個了。假如簡本《論語》和《史記》、《漢書》中所引《論語》的「弗」代表《論語》較原始的狀態，那麼原本《論語》的否定詞「弗」字至少不下於36個。

《老子》：

今本各本用「弗」最多的也只有2次，有的是一個也沒有，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則有38次。[170]《老子》的改動很明顯，這點前人已經有所說明，這裡不再多說。此外，漢人的作品中也還可看到以「弗」對應今本《老子》「不」的，如王弼本《老子》「道沖，而用之或不盈」，[171]《淮南子・道應訓》作「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172]

則而言，如果這一條作「不」是因爲避諱而起，那麼簡本在避諱上不避一般用詞而獨避專名是比較特殊的。有可能是因爲抄寫者認爲《論語》的地位可比照《詩》、《書》，但公山弗擾爲叛臣，不改其名又恐有辱昭帝。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麼簡本《論語》的抄寫年代當不早於昭帝。

169 此例即《論語》的「是以君子不爲也」，「不」字在《漢書》及《文獻通考》卷二一五皆作「弗」。簡本《論語》此句殘斷，無以比對。

170 馬王堆《老子》乙本有38次，甲本爲29次。如果扣除「弗」之後文字有所殘滅的例子，則乙本爲37次（這個數字同大西克也 (1988：237)），甲本爲25次。何樂士 (1994) 則計乙本38次，甲本40次。馬王堆《老子》甲、乙二本雖因原文保存良窳不等，使得「弗」字數目有多寡之不同，但「弗」、「不」的用法大抵是一致的。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甲、乙、丙三個簡本文字加起來僅約得馬王堆《老子》的一半，因此無法比較所有「弗」、「不」的用法，但僅就所見及，這方面的用法和馬王堆《老子》是一致的。只有郭店《老子》甲本的「果而弗發（伐），果而弗喬，果而弗矜（矜）」這個例子的後兩句中的「弗」對應今本及馬王堆甲、乙本的「毋」或「勿」，至於第一句則他本未見。

171 此句今本《老子》各本所作不一，但作「不」字皆同。

172 又《太平御覽》卷三二二引《墨子》文也有「《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句，與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文同。

《孫子》：

今本只用「不」不用「弗」，但銀雀山出土《孫子》儘管殘缺不全，[173] 僅得今本的三分之一強，但就有4個「弗」，且都對應今本的「不」。

《孟子》：

《孟子・梁惠王上》「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漢書・食貨志》引作「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萬章上〉有「父母愛之，喜而不忘」句，《大戴記・曾子大孝》、《禮記・祭義》亦有此文而〈祭義〉「不」乃作「弗」。《孟子・萬章下》的「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韓詩外傳》卷三文同而「不」作「弗」。〈告子上〉「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韓詩外傳》卷四文同而後句「不」也作「弗」。

《莊子》：

《莊子・應帝王》「故能勝物而不傷」，《太平御覽》卷七一七引，「不」作「弗」。〈天地〉「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藝文類聚》卷八四引《莊子》作「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也，使契溝索之而不得」，《太平御覽》卷八〇三引前兩句亦同作「弗」，《淮南子・人間訓》則作「使離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天地〉有「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淮南子・詮言訓》則有「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秋水〉「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列子・仲尼》襲用此文而「不憂」作「弗憂」，而《太平御覽》卷七三八引《列子》，則「不喜」亦作「弗喜」。《列子・黃帝》「乘亦弗知也，醉亦弗知也」，文襲《莊子・達生》，但後者「弗」皆作「不」。〈知北遊〉「是用之者，假不用也，以長得其用」，《淮南子・道應訓》作「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知北遊〉「無窮曰：『吾不知』」，《淮南子・道應訓》作「無窮曰：『吾弗知也』」及「無窮曰：『吾弗知之』」。〈知北遊〉「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淮南子・道應訓》作「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

[173] 簡本《孫子》還附有今本《孫子》十三篇以外的五篇佚文。

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知北遊〉和《淮南子・道應訓》這裡「弗」、「不」的使用互有出入，這其中不免涉及脫衍的問題。[174] 由於二文應屬同源，各自內部「弗」、「不」的使用也不一致，可推斷原本「弗」字超過二書現今所有的。〈讓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淮南子・道應訓》作「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讓王〉「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淮南子・道應訓》作「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

《荀子》：

《荀子・大略》「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大戴記・曾子立事》文同而「不」作「弗」。〈君道〉有「雖聖人不能易也」、「人不能制也」二句，《韓詩外傳》卷四文同而「不」都作「弗」。〈君道〉的「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韓詩外傳》卷五作「民弗爲用，弗爲死」。《藝文類聚》卷二一引《荀子》有「常弗齊均」，然今本《荀子・賦篇》「弗」作「不」。〈賦篇〉「臣愚不識」共出現4次，《藝文類聚》卷二一、卷三八引其中兩處都作「弗」，《太平御覽》卷八三〇引一次亦作「弗」。[175] 依理推之，《荀子》這4次皆本當作「弗」。

《韓非子》：

《韓非子・飾邪》「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太平御覽》卷三八九引作「子反謂之嗜酒，弗能絕口」。〈喻老〉「血流至於地而不知」，《太平御覽》卷三六八引作「血流至地而弗知」，《淮南子・道應訓》及《列子・說符》亦作「弗」。《藝文類聚》卷十七引《韓非子》有「君奚弗殺」、「乃弗殺」，《韓非子・說林上》分別作「君奚爲不殺」和「君乃不殺」。〈說林上〉「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太平御覽》卷四九七引作「紂爲長夜而失日，問於左右，盡弗知」。〈說林下〉「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淮南子・人間訓》作「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新序・雜事二》作「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

---

[174] 如《淮南子・道應訓》的「弗知之深」中的「之」，王念孫即認爲是衍文。
[175]《藝文類聚》卷三八所引之文與《太平御覽》所引為同一段。

〈說林下〉「乃輟，不城薛」，《新序・雜事二》作「罷民弗城薛也」。〈外儲說右下〉「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淮南子・道應訓》作「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五蠹〉「茅茨不翦，采椽不刮」，《新書・退讓》句同而二「不」字作「弗」。[176]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貴公》的「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藝文類聚》卷二二、《太平御覽》卷四二九引之，「不」字作「弗」。〈大樂〉的「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文選・辯命論》李善注引《呂氏春秋》，兩「不」字皆作「弗」。[177]〈順說〉「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淮南子・道應訓》所作同，而《列子・黃帝》作「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適威〉「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與《莊子・達生》「莊公以爲文弗過也」文出同源，《太平御覽》卷七四六引《莊子》則作「莊公爲造父弗過也」。〈長利〉「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太平御覽》卷九一五引作「鷰雀爲鴻鵠鳳皇慮，則必弗得矣」。〈愛類〉「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淮南子・人間訓》作「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

《商君書》：

《商君書・畫策》「雖眾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縣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太平御覽》卷六三八引作「雖眾弗勝其制；民無億万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敢怨者，法也」。

---

[176] 此例這兩個句子及其變體在其他古書中引的也不少，但都只作「不」不作「弗」。

[177]「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或「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古籍數見，其中「不」字作「弗」的傳世本僅見於《禮記・中庸》和《文選注》，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亦作「弗」，今作「不」者或許都是後人所改。

《戰國策》：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有27篇，其中有11篇有部分或全部可在《戰國策》和《史記》中找到對應的文字，其中有5個「弗」在《戰國策》和《史記》中作「不」。[178] 另外《戰國縱橫家書》和《戰國策》又有7個地方同作「弗」，但在《史記》中作「不」。如僅以《史記》和《戰國策》相較，二書有不少地方文字是相對應的，其中「弗」、「不」互異的也不少。如《史記》作「弗」而《戰國策》作「不」的至少有11例，[179]《戰國策》作「弗」而《史記》作「不」的也至少有19例。此外，〈秦策五〉「秦王因不罪」，《太平御覽》卷四六〇引作「王因弗罪」。〈齊策一〉「不可，吾不忍也」，《太平御覽》卷三六八引作「不可，吾弗忍爲」。[180]〈齊策四〉「王亦不好士也」的「不」，《太平御覽》卷四五六引作「弗」。〈齊策六〉「不早圖，恐後之」，《太平御覽》卷七四引《戰國策》有「弗早圖，恐後悔之」。《藝文類聚》卷二五引《戰國策》，有「鄉里不通，世主弗臣」，「弗」字在今本《戰國策・齊策六》作「不」。〈楚策二〉「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太平御覽》卷三八八引作「許萬乘之齊而弗與」。〈楚策三〉「曾不肯留」，《文選・張景陽・雜詩十首》的李善注和《藝文類聚》卷八〇、《太平御覽》卷八四七引《戰國策》，「不」都作「弗」。〈趙策四〉「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藝文類聚》卷二五、《太平御覽》卷四六〇引作「敝邑之君不敢弗行」。〈韓策二〉「韓之急緩莫不知」，《太平御覽》卷四五〇引作「韓之急緩人莫弗知」。〈燕策三〉「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新序・雜事三》作「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此外，《戰國策・韓策二》「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太平御覽》卷三二五引作「先王以髀如妾身，妾困弗支也」，動詞和否定詞都不同。如果以上這些今本《戰國策》未見的「弗」代表《戰國策》諸篇較原始的狀態，那麼《戰國策》原來的「弗」應該比今本多得多。

---

[178] 其中《戰國縱橫家書》「攻而弗拔」，在《戰國策・魏策三》作「攻而不能拔」，還多了一個助動詞。

[179] 其中有兩個例子動詞部分還有出入。如《史記・張儀列傳》「王弗能止也」，《戰國策・秦策一》作「王不能禁」；《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弗哭也」，《戰國策・趙策三》作「不肯哭也」。

[180]《呂氏春秋・知士》則作「不可，吾不忍爲也」。

《管子》：

銀雀山簡本〈王兵〉有「不明其士卒弗先陳」一句，大約對應《管子・七法》的「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陳也」。《管子・明法解》「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軸之人不能誤也」，《太平御覽》卷八三〇引作「雖卑辱貧賤，則弗爲損度，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人弗能誤也」。又《管子・大匡》「請代，不許」，《史記・齊太公世家》也有「或爲請代，公弗許」之文。

《晏子》：

今本「弗」只有6次，而銀雀山出土的《晏子》殘卷16章，與今本中的18章有所對應（今本有215章），保存的文字雖不多，但「弗」就有13次，比今本還多。這13次所在的段落都可以在今本《晏子》中找到，「弗」都對應今本的「不」，只是其中有3次今本和簡本句子或動詞有所出入。此外，《淮南子・本經訓》「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晏子・內篇諫下》作「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呂氏春秋・觀世》「至舍，弗辭而入」，《晏子・內篇雜上》「弗」作「不」，《新序・節士》引同《晏子》。《晏子・外篇第七》「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太平御覽》卷八六五及《左傳・昭公3年》引晏子語皆作「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

除了以上所舉典籍之外，今本《六韜・武韜》有「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後兩句銀雀山簡本《六韜》作「愚弗能正，故與民爭生」。今本《六韜・文韜》「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太平御覽》卷四七二引《太公六韜》作「弗富不足爲人，弗與無以合親」。又如八角廊簡本《儒家者言》有「身體髮膚弗敢毀傷」一句，同樣的句子「弗」在《孝經》作「不」。

以上這些對應今本「不」的「弗」字例，只除少數例子，「弗」的用法大抵可說是合乎丁呂通則的。

以上所舉主要是先秦古籍作「不」而其他同源作品作「弗」的例子，相反的情況也相當多，雖不煩列舉，但也一樣可作爲「弗」易爲「不」之一証。

引用書目

丁聲樹
1933 〈釋否定詞「弗」、「不」〉，《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頁967-996。
大西克也
1988 〈上古中國語の否定詞「弗」、「不」の使い分け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40：232-245。
1989 〈論「毋」、「无」〉，《古漢語研究》3。
王力
1958 《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
毛遠明
1990 〈古漢語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後置的完成時代〉，《語文月刊》11/12。
白恩姬
1994 《左傳否定句句法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呂叔湘
1955 〈論毋與勿〉，《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12-35，原發表於《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
何莫邪
1992 〈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弗」〉（何樂士譯），《古漢語研究》4：28-39。
何樂士
1994 〈《左傳》否定副詞「不」、「弗」的比較〉，《第一屆國際先秦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集》，頁93-133。
周法高
1968 〈中國語法札記：貳、否定代詞賓語的次序〉，《中國語言學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高亨
1996 《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高思曼
1993 〈否定詞「弗」的句法〉（何樂士譯），《古漢語研究》4：1-9。
陳垣
1956 《史諱舉例》，北京：中華書局。

黃景欣
1958 〈秦漢以前古漢語中的否定詞「弗」「不」研究〉，《語言研究》3：1-23。

馮春田
1984 〈《睡虎地秦墓竹簡》某些語法現象研究〉，《中國語文》4：283-289。

湯廷池
1993 〈文言否定詞的語義內涵與出現分布〉，《漢語詞法句法論集》（五），臺北：學生書局。

魏培泉
1982 《莊子語法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1990 《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1993 〈古漢語介詞「於」的演變略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4：717-786。
1997 〈論古漢語中幾種處置式在發展中的分與合〉，《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4：555-594。

羅端
1992 〈金文中「勿」跟「毋」兩個否定詞在用法上的區別〉，《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323-332。

龐樸
1980 《帛書五行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Boodberg, Peter A.
1937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 *HJAS* 2.3-4: 329-372.
1979 "Notes on Chinese morphology and syntax," in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obson, W. A. C. H.
1959 *Late Archaic Chines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6 "Negation in Archaic Chinese," *Language* 42.2: 278-284.

Gabelentz, Georg
1881 *Chinesische Grammatik*. Leipzig: T. O. Weigel.

Graham, A. C.
1952 "A probable fushion-word: 勿 *wuh* = 毋 *wu* + 之 *jy*," *BSOAS* 14.1: 139-148.

Harbsmeier, Christoph
1989 "*Fu* 弗 in the Mawangdui manuscripts of the Laozi and in the remnants of Qin law," ms.

Kennedy, George A.

1954 "Negatives in Classical Chinese," *Wenti* 1: 1-16.

Mudler, J. W. F.

1959 "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negatives in Archaic Chinese," *T'oung Pao* 47: 251-280.

Pulleyblank, Edwin G.

1978 "Emphatic negatives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erruys, Paul L.-M.

1974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 *T'oung Pao* 60: 12-120.

1981 "Towards 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bone inscriptions,"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

Takashima, K.

1988 "Morphology of the negative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80: 113-133.

New Evidence for the Hypothesis of *Fu, Wu* as Fusion Words

Pei-chuan W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It has been suggested in the literature that *fu* 弗 is a fusion word of the negator *bu* 不 and the pronoun *zhi* 之 and that *wu* 勿 a fusion word of the negator *wu* 毋 and the pronoun *zhi* 之, but there still are many scholars who oppose this hypothesis. In this paper, we give supplementary evidence for this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phenomena of the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of the fused and non-fused forms. In addition, we show that some of the counter evidence is not so convincing as it appears. Specifically, we show the following: First, some of the sentences containing *fu* 弗 and *wu* 勿 which have been considered counter evidence to this hypothesis are actually not counter examples! Secondly, though many examples of *bu* 不 are used as *fu* 弗 (which have been cited as counter evidence to this hypothesis), most of these examples can be explained in two ways: 1). *Fu* 弗 was rewritten as *bu* 不 to avoid violating a taboo in the Han dynasty; 2). *Bu* 不 might be the better choice between these two negators which modify transitive verbs in some circumstances in Old Chinese. Finally, in this paper we show that the frequencies and functions of *fu* 弗 and *wu* 勿 chang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so *fu* 弗 and *wu* 勿 were confused with *bu* 不 and *wu* 毋, and the original restriction on *fu* 弗 and *wu* 勿 gradually disappeared.

Keywords: fusion words, negator, Old Chinese, transmitted documents, unearthed documents